增修東萊書說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增修東萊書說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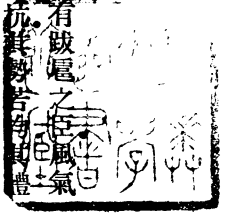
定修瀾詩

增修東萊書說卷六

甘誓第二　夏書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甘誓

道有升降世變風移讀書者必觀其時識其變堯舜禹三聖相承渾然無間至啓而有扈之臣風氣一開有扈者諸侯之負固不服者也啓往征之序言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臣與君抗其勢若勍敵若勁禮



若敵遂至於戰特曰與者孔子深意視有苗弗率汝徂征之氣象有閒矣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大戰于甘者陵抗不疑故敢大戰尤見氣象與上世異也乃召六卿者六卿兼統六師無事則爲六卿有事則爲六師也先儒謂司馬掌兵何爲臨時亦分統一師必別有所謂六卿非也六卿分職司馬主兵官制也六卿並將司馬帥一兵制也兩不相妨見官兵之制此時已定成周潤色而已王曰嗟六事之人服事於六軍者也予誓告汝誓告六軍之衆也聲有扈之罪使明知之五行之氣散在天地之間秀者爲人偏者爲萬物有扈殘虐生民暴殄萬物威侮之實也三正者天地人之正理其名雖三其理則一在我自暴自棄則天地之正理皆怠棄而不存萬惡之本原也啓不歷數有扈之罪自其本原言

之。五行三正已皆侮弃。則其爲惡何所不至。方有扈弃侮之時。天已絕其命。至是而恭行天罰而已。非有私意於其間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古者車戰。一車三人。左右二人。御者居中。啓之誓師。必欲各嚴其部分。左不攻左而攻於右。右不攻右而攻於左。御而不範。而以詭。雖有功。亦不恭命也。大抵天下有不可易之理。不當過不及。在天則爲則。在人則爲命。在師則爲律。事事物物皆有是理。學者思不出其位。行無越思。此之謂也。視聽言動一失其則而踰其所止。是左不攻左之類也。師不以律。則臧而凶。後世吳起斬先戰而奔敵斬首者。蓋斬首之功小。亂行之罪大。一亂部分。則不可爲師故也。

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古者用兵。必載遷主載社主。而賞罰聽焉。示不敢專也。有用命而可賞者。祖賞之。有不用命而可戮者。社戮之也。此用兵之常法。申戒之也。予則孥戮汝者。此於常法之外新出之者也。戮非必爲殺。亦有不殺之戮。如左氏所謂惟戮是聞。初不至死也。此啓當時自爲加嚴之意。古人善於自量。啓知德降於上世。而又當用兵之際。不嫌於加嚴也。非特警衆。亦深以見啓自警省敬畏之意。所謂啓賢能敬承繼禹者此也。夫承堯舜禹重熙累洽之後。未嘗接行陣之事。一旦誓師戒勅戎陣。如素講者。蓋禹之家學。文武兩備。體用兼全。本末具舉。不分精粗。於此可見。

五子之歌第三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五子之歌。

至五子之歌。氣象又不同矣。孔子序書。直言太康失邦。見太康之惡。言昆弟須于洛汭。又見五子友恭愛篤之心。太康既失邦矣。五人相與望于洛汭。傍徨痛惜。形之於歌。情發於中。有不能自已者。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太康尸位以逸豫。天之位而命之君。其可以逸豫居乎。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不惟逸豫。夫建邦非所以逸豫。則逸豫之失邦必矣。亡國之君。耽於逸豫。則滅厥德。德者、性之固有。其可滅乎。雖固有之。放縱不已。溺於昏亂。顛覆之中。所謂德者或幾乎亡矣。雖謂之滅可也。黎民之親其上。一心一體。太康既滅厥德。則心異而體解。一夫不懷。聖人所懼。況於黎民咸貳。怨之積而洽矣。當是時也。太康之所以警省憂惕者。宜不容已。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至百餘日而不反。曰乃者。見太康之用工盡力於咸貳之後者蓋如此也。安於逸豫。是理既滅。天下雖危於累卵。而猶以爲太山也。太康不知天位艱哉之義。以爲有此位者。當享無窮之樂。所以舉世皆貳。而無度之遊方且曰乃。其念甚順而不疑也。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姦雄何世無之。雖堯舜之時。亦有凶人。在我之理既堅既正。則彼無自而入。苟有間隙。彼必投之。此后

羿之距太康所以因民弗忍也。若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敍。雖后羿懷不臣之心。不過一負固不服之諸侯耳。亦何能爲太康惟逸豫。百姓離心。羿所以乘閒而起。曰因者。明天下禍亂之本在此而不在彼也。使秦始皇不築長城。不起阿房。陳勝吳廣將何所因。隋煬帝不伐遼東。不治宮室。李密王世充亦何所因。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太康不顧其母與弟而恣遊畋。五弟朝夕左右。諫之不聽。去之則不能。情逼義迫。御其母以從之。親愛痛望之至也。夫兄弟非君臣比也。三諫不聽而去。臣道也。兄弟之間。生死俱之。不能回太康欲往之心。計無所出。義不可已。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胸中如何哉。其忠愛友恭之意。展轉而無所依矣。以此見五子之歌非一時生意而爲之。蘊積之久。志念已熟。發之於歌。故辭旨深切。五子咸怨。非仇怨之怨。蓋怨艾之怨也。知其所謂怨。則知述戒作歌之意矣。五子之歌。當以詩體觀。不當以書體觀。小弁、父子之怨也。五子之歌。兄弟之怨也。所謂其兄彎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哀而不傷之謂也。五子之歌。一章切於一章。一章遠思大禹敬民之訓。二章自尋咎其取亡之道。三章痛惜冀都之業。四章又反復家緒之本末。五章其情極矣。盡取其憂愧之罪歸之於己。觀此五章俯仰高下節奏所在。五子之心爲如何。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

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固著之於訓辭。以貽子孫也。可近不可下。見君民的然爲一體。可親之使近。不可推之使下。視民爲下。則有邈然不相接之意矣。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百世興王之定法也。且何以爲邦。不過合天下之民而聚之耳。四民豈非邦本乎。民所聚而成邦。民所貳則不成邦。豈非本固則邦寧乎。禹受位於舜。其相傳之要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躬履之久。見之精切。故作訓以戒子孫。堅決著明。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禹以萬世允賴之功。方謂愚夫愚婦之微。一能勝予。功高出一世之上。心常在一世之下。此非敬畏之心。視天下若如此。蓋其踐履之工既到。見天下實有此理。匹夫之志。萬鈞之勢不能奪之。一能勝予之實也。一人三失。一失至於三而不變。不可望其復改矣。頻復之凶也。失而卽改。不貳過也。二失而改。困而能改者也。至於三失。則玩而不復悔矣。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明則易見。暗則難知。在上之人易於有不明之怨。何者。勢均體敵。有怨面言。何所不明。若人君之結怨于民。民伏於雷霆之下。不敢言而敢怒。何所自發。故其怨常暗而不明。日深一日。發則不可復救。聖人所以旁搜博採。以通下情。蓋欲圖於不見也。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禹持敬之工夫深至。故其形容明切如此。萬世君人者之心也。其在上者。以天下爲心。說得廣。故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其在下者。以一身爲天下。說得近。故曾子曰。啓予手。啓予足。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地位雖不同。其實無廣狹。爲人上者。奈何不敬。歷數祖訓。一愚夫足以勝懍乎之禹。咸

貳之黎民。乃盤遊之太康。其何以勝之哉。五子之所以怨也。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天下之事。皆有其則。至其則而止。所謂度也。夫婦之正。不可廢也。蒐狩之常。不可闕也。嘉會合禮。不可以去酒。導民情性。不可以無樂。棟宇以蔽風雨。垣牆以禦穿窬。制於聖人。豈以滅德。然禽色而至于荒酒。至于酣。音至於嗜。宇則峻之。牆則雕之。非其則矣。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於六事之中。苟有其一。未有可以幸免者。況俱有之。五子見危亡之道如此之明。而思太康之奔赴乎其中。其心爲如何。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亂當時之紀綱。乃至於滅亡。言此冀方本陶唐之有。委付至今。豈特墜皇祖之業哉。當時聲名文物。百蠻來朝。萬國面內。如此之盛。今乃至於不能保。此時五子之心又如何。玩味其抑揚高下。正如黍離之詩。痛惜基業之衰。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明明我祖萬邦之君。尊顯如此。指大禹言之也。典則者。所垂之訓也。關者。通也。和者。平也。石與鈞、天下所皆有。不如王府之關石和鈞。通輕重之宜也。前人事事物物。精粗不遺。既有其業。又有其法。又有其具。今不能守而荒墜其緒。至於覆宗絕祀。舉祖宗之已成一旦而廢之。五子之心又如何。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愼厥德。雖悔可追。

發嘆而言惜之重憂之至也萬姓未嘗仇五子也而五子自以一身嘗萬姓之怨予將疇依知太康之孤離而不可立也鬱陶憂結之懷忸怩惶愧之顏也此章不必以訓詁求讀之自使人惻然見兄弟一體之至太康失道仇不在弟五子無失何以忸怩蓋視太康所爲如己爲之故弗謹厥德雖悔可追如出太康之口代爲太康寒心也玩此五章其旨轉切無忿嫉不平之意眞情篤友之至之所形見也欲觀詩者當先觀書則見詩之變風變雅觀舜之賡歌則見詩之雅頌本乎情止乎禮義有自來矣

胤征第四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以至於周三百六十世浸遠官浸多往往分職不一惟義和之官堯時四人至夏已合爲一至周亦不過一人其位浸卑舜伯夷典禮夔典樂周大宗伯大司樂合爲春官也官皆轉而爲多此二官獨轉而爲少何也蓋唐虞之時民性渾厖風氣未開啓其本原可以自治故掌天時禮樂之官皆多而其他皆略自此以後風俗日薄以精微示之有所未喻故三代之君通其變凡天時禮樂之事皆散寓於政刑度數之間以詔民亦非視天時禮樂爲輕而略之也世變風移不得不質文迭變以通其政堯舜之時天人未分淳厖未散也於此可以觀天下大勢之轉移矣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

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征伐、天子之大權。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史官先言惟仲康肇位四海。六師之掌。命有所自。徂征之命。承之而已。其辭甚嚴正。萬世君臣之綱也。嗟者。發嘆而憫其勞之辭。明徵定保。卽聖之謨訓也。明徵者。昭然可見之兆也。凡天之所以示證於人君者。皆所以警戒而定保之。如仲舒所謂自非大無道。盡欲扶持而全安也。先王克謹天戒。卽明證之戒也。人臣克有常憲。謂常行之法也。曰克者。君臣用工之地也。曰有者。有諸己之有。常憲是常法。藏之官府。揭之象魏。散之有司。非不坦然明白。若不克有。則何以異於無也。百官脩輔。不言輔弼而言修輔。修者。輔弼之工夫。人臣自課於朝夕者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專於此而業焉。輔者。不過輔弼之謂。加之以修。則交相正。救無時怠忽之意深矣。厥后惟明明者。百官旣修輔。萬幾無蔽。故明而又明。謂之明明者。人君有本然之明。晉君子以自昭明德。若非人臣所能致。而得臣以輔之。則明而又明。有日新無疆之意也。官衆皆相規正。百工亦執藝以諫。責難於君謂之恭。不諫者爲不恭。則邦有常用之刑。凡此皆遒人徇路之辭稽之周禮可見。

惟時羲和。顚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迷昏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當時法度旣修明。遒人又每歲宣揚其命於凡有官之人。所以起其敬心。宜無一人敢犯者。惟羲和獨沈亂于酒。以顚覆厥德。德者。人之固有。羲和以沈亂而顚覆也。惟其沈亂于酒。故畔官離次。俶擾天紀。

遐弃厥司。無所復顧。天紀。自堯以來。羲和世守者。曰欽若。至是乃至於擾亂。酒之爲惡大矣。一沈于酒。雖祖父世守之業。國家之重爵祿。皆不暇顧。而遠弃其職位。保其食邑。以叛逆。說者多謂羲和一臣之失職。黜其爵可也。創其邑可也。何煩專行師伐。不知羲和當時已遠弃厥司。保其所有之邑。負固而不服矣。古者人君務在導迪民性。酒尤亂德之源。故深禁之。如周官飲酒者殺。如書酒誥一篇。以至此言羲和之罪。皆凜然嚴毅。至漢乃摧酒酤。惟恐民飲之不多。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後世君職已不盡。至於師職。則全闕矣。季秋之月。辰弗集于房。房者。日月所會之次舍也。日月之行。至朔必會于房。集則爲順。不集則爲差。日者、君之表。日既有變。百官莫敢自寧。如瞽之微。以至膳夫庶人之在官者。皆奔走以救變。羲和處此官。乃不聞知。可謂昏迷於天象矣。以干先王之誅。人君不敢自專。有大賞罰。必歸之祖與天。故誓師之言。不曰干仲康之誅。而曰先王之誅。以見古人循天理。率先王之道。己不得而與也。此語非有意而言。自古相承。不以己視天下。心之所存。議論之所習熟矣。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前此皆責羲和之辭。以後乃誓師之辭。政典、如所謂司馬法也。先時、不及時。或謂嗣侯舉此斷羲和之罪。非也。此軍法也。軍法莫嚴於期會。後世期會先後者必殺。蓋本於此。勝敗所繫。不可不先以爲戒也。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曰奉將天罰。曰同力王室。又曰欽承天子威命。古之兵師所以無叛命者。皆其將帥所以告勅其衆者、

未嘗不舉人君以爲言。使師旅之心常知有天子。其所以養我命我者。天子也。將帥但知承王命。王者但知奉天討。上下相承。不敢稍出私意、認爲己權。則人君安敢輕兵。人臣安敢專命。士卒亦安敢犯命哉。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火炎崑岡。熾烈之時。不分玉石。我衆爲天子之吏。若逸其德。又甚於猛火。言止欲殲其首魁。凡以威而彊使從者。皆不治也。自殲厥渠魁至咸與惟新。此三代行師之本也。威克厥愛允濟。說者多以愛爲仁。愛威爲威虐。乃類申韓之言。不知愛與威者也。愛者。私愛姑息之謂。威者。振厲奮發之謂。人臨戰陣。多爲私愛所牽。惜身顧家。安能用命。又如宋襄公之不忍。何以集事。非振厲奮發不可。蓋威非殘忍酷烈之謂。卻有愛存焉。仁者必有勇。是也。大抵威愛當觀其所發。發於私乎。雖愛非愛。發於公矣。雖威非威。威雖非聖人之所尚。苟當威而不威。則不知時措者也。況軍旅主於威乎。夏書存於後世者最少。因胤征可以考官名法度人物軍旅之事。顯然備具。想當時廢職者惟羲和一人而已。觀書之要。觀其略、當知其詳。觀其存、當知其不存者。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增修東萊書說卷七

湯誓第一　商書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湯誓。

觀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見孟子所謂五就湯五就桀之事甚明。湯累進伊尹於夏。欲以開導。使之悛改。桀終不可回。此伊尹所以復歸亳而定伐夏之謀也。豈湯伊尹之本心哉。聿求元聖。與之戮力。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伊尹亦自謂。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尹之所適。卽天命之所在。蓋天心之享者。天命之繫也。湯進伊尹於夏。所以駐命於夏也。復歸之時。命始不容辭矣。伊尹相湯伐桀。先伊尹而後湯。文勢順也。升自陑。或謂出其不意。豈王者之師哉。或謂湯得人和。不必地利。亦非人情也。王者固仁義之兵。然利害向背亦必決擇。升自陑。必用師當行之道。夏之可攻處也。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湯告衆庶而稱王曰。此史官於伊尹復歸之後。因天命之已決而定其稱也。方天命未絕於桀。湯得伊尹而進之。拳拳尊君之心。無所不至。及伊尹醜之。天命絕矣。絕於彼。則不容釋於此。昔之尊君。不幸而無所伸。豈預稱王而誓師乎。事定而不敢居。聖人之心也。事未定而居之。無乃非聖人之心哉。天命所在。固惟聖人見之明。的而此心則不然也。非台小子敢行稱亂。以此知非湯伐桀。乃天也。使湯非順天

命應人心則爲稱亂矣。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今商之衆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觀此可以見湯德澤入於民者深教化示於民者明桀之民雖不聊生商之民陶陶於農畝而不知非德澤之深能若此乎桀爲無道而且以爲正夏正者正統之正非教化之明尊卑上下之分能不忘乎予惟聞汝衆言固有當於予心特畏上帝不敢不正耳夏罪其如台尤見湯德澤之深夏之民在塗炭之內而商之民在春風和氣之中故曰夏罪其如台夏之虐不相接而相忘也故湯舉夏之罪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天下之力所以作衆人之事乃聚衆人之力而爲一人之事故曰率遏衆力想其多爲宮室臺榭男不得耕女不得織而皆罹凍餒之患矣割者爲屠戮殘虐之政以割下也有衆率怠弗協桀爲威虐天下宜奔走畏懼而乃率怠何哉蓋畏虐之極必至墮弛民至不聊之地皆有不願生之心自知必死則苟且度日耳雖有威虐其如之何夏德若茲今朕必往夫商民所以不肯往者但以一國之內不被桀之虐而湯則以天下爲心一民失所皆湯之責況天下皆在塗炭乎天命所在聖人豈容已邪。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申言賞罰以警衆也。用師之際。警勑之意自不可少。然與上古則有閒矣。禹伐苗。止曰。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乃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已不同矣。湯誓師之辭。與啓相若。而又曰。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世變風移。聖人不得不然。亦敬心愈加之意。非德不足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

湯伐桀而歸。至于大坰。仲虺作誥。不待至亳者。湯既伐夏。愧忸之心發於胸中。若不能一朝居。苟不卽有以銷散之。則過而不化。將有害於進修之業矣。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湯非畏議論也。正恐後世亂臣賊子以湯藉口而爲亂也。自古君臣變易。亦或有之。如后羿之事。尙矣。何爲口實乃至於湯。蓋后羿天下曉然知其爲惡。誰肯從之。湯一代之聖人。天下將以爲聖人。且爲之則。凡欲爲此者。復何不可。此湯之所以恐也。湯居萬世君臣之始變。此心之慚。此誥之作。皆不可少也。乃作者繼湯有慙而作誥也。

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

湯之伐桀。慙發於中。則是湯非欲往。當時之民又有怨言。則是民亦不欲往。然則湯之必往。何所迫邪。

於此深可以驗聖人之知天惟天生民有此身之欲無人君以撙節之則亂天生聰明之君以治民非私於君也五行之氣有得其至精者則爲出羣拔類之人以治其餘湯而可以不往乎仲虺推其本原而言之有夏昏德則與聰明相反矣其源既昏其流豈能清澈天下之人所以皆在塗炭之中

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天乃錫王勇智勇智非自外來卽聰明之發見也聰明體也勇智用也勇則能行智則能知如此則能表正萬邦使四方視爲儀表而皆得其正矣纘禹舊服者禹之服至此乃得而繼伐夏而纘禹天命人心之至公也茲率厥典者湯之勇智循常行之理而已典者萬世常行之理也如此則能奉順天命矣自常情觀之仲虺稱湯之勇智本於天錫宜必有甚高之事乃不過率厥典而已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矯誣云者蔽夏王之有罪也誣天之理矯天之意以布命令于下帝用是而不臧用者天命無心於去夏也桀旣不臧而後用湯以受命式者天命無心於之商也帝之不臧夏而命商何以驗之觀天意者莫的於人心用爽厥師有夏之昏德薰灼其民天下居懵然之中用湯以開明之使如醉夢之醒故曰爽仲虺解湯之慙德先言天立君自然之理夏昏德所以亡湯有德所以王何慙之有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上先言天命。簡賢附勢以下。方言人事。自惟王不邇聲色。言湯之德。自佑賢輔德。又戒湯爲君之事。此一篇之次第也。當桀之時。小人爲羣。見湯之賢。則簡忽之。見桀之勢。則親附之。小人之常態也。當此之時。肇造我邦。其在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言桀之徒。視湯爲莠爲秕。其勢不能兩立。小大戰戰而懼非辜者。懼其以賢而害於勢也。況我之德。言已足聽聞而不可掩乎。言名譽之彰聽聞已多。尤爲不安。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仲虺見聖人之的。故其稱聖人。皆於本原而言之。不爲高大之論。而其實非聖人則不能至也。聲色貨利。而欲不邇不殖。自非純乎天無一毫人欲者安能。湯之所以爲湯。不過此耳。本原既已清徹。則凡於事爲無不當理。德勉者。勉之以官。功勉者。勉之以賞。見其崇德報功不差毫髮也。用人惟己者。如記所謂取人以身。惟本原之正。故能以身爲度而任天下之才。苟吾身自無權衡。則何以稱天下之長短小大哉。改過不吝者。驗之顏子可見。顏子、幾聖者也。其過則不貳。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顏子之不貳。未若湯之不吝也。克寬克仁者。自古言寬仁。往往多以慈愛。而或至於不治。湯之寬仁。慈愛固在其中。而能彰明孚信於兆民。其間蓋有不容言者。意有以將其惠而民感之也。彰信兆民。蓋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意。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

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乃葛伯仇餉。湯之征葛。爲民用師之始。故曰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也。自此以往。東西交怨。室家相慶。民之戴商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當是之時。君臣易位。雖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俞揖遜謳歌朝覲之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湯之心猶堯舜之心。不幸當天下之變。大不得已而不可避也。後世用兵。師之所至。荆棘生焉。民莫不驚潰奔竄。湯師所至。民皆欣然有喜何也。蓋弔民伐罪。布其寬仁。所至則蘇。故其氣象不可與後世同日論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仲虺作誥。至此畢矣。又欲湯大其初政。以副民望。故因戒以爲君之職。侮亡者。侵侮之侮。有亡形則推絕之。有存理則培固之。遏惡揚善。人君當爲之職也。是皆行其所無事。因天下所當爲而爲之。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德日新者。聖人之德。常運而不息。則日新。使湯以慙忸之念。倚於胸中而不化。則於德有所雜。有所雜而止。則不能日新矣。蓋謂湯此正當日新其德以大其初業。安可留慙忸之念以累日新之工哉。志自滿。與篇意似不相接。一篇之言。皆所以振起湯之心。而湯安有自滿之意。蓋於此乃見古人精微之至。此書主於解湯之慙。所以歷舉德業天命人心之所在。德業之盛。天人之協。則有自滿之理。故仲虺自其本原而塞之。湯豈有是。論必至此乃爲全備也。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謂湯正宜勉明大德以立民極安可留慙忸而不化以怠其初業乎昭大德卽建中也將以建中豈必他求亦於本原用工耳制事制心大抵不出湯之一身天下之事不外於心又贅言事何也古人立論本末體用悉備於易既言敬以直內又言義以方外本原既厚則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自然流裕於後世子孫六百年之商皆出於此大德非外有所謂大德卽上不邇聲色以下蓋再立天地必舉世使之維新可也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能自得師者自字要看後世亦有尊德樂道之君然人以爲有道有德則尊之敬之非所謂自得師惟自得師則眞可以王矣湯之於伊尹是也謂人莫己若則孤僻特立傲然處萬物之上烏得而不亡好問則以天下之善爲善所以裕也自用則己之能有限所以小也皆不自滿之意也仲虺諄諄於終篇者人君之居入自滿爲甚近也

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有禮則殖昏暴則覆天之道也謹厥終惟其始蓋湯此時正當謹始於正始之初必思所以爲厥終之地欽崇天道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之謂也欽之工夫至矣又加之以崇加欽之至也永保天命能欽崇則能永保也

商書

湯誥第三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

湯誥一篇。立一代之規摹。新天下之耳目。垂六百年之基業者。皆在焉。卽位第一事也。誕告萬方。非家至而戶曉也。意卽位之始。萬國之君。皆朝于亳。故因而告之。嗟爾萬邦有衆。吁嗟嘆息。憫其勞苦之意也。明聽予一人誥。提警振起。作其更新之意也。一篇之義。盡在是矣。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命之謂性也。若有常性。率性之謂道也。克綏厥猷惟后。修道之謂教也。天之所賦爲命。人之所受爲性。子思言修。湯言綏。修者。裁成之謂。綏者。安養之謂。修與綏非外有以與之互相發明。因其所受者以修之綏之而已。仲虺言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卽此意也。但仲虺於情言之。自末以及本。湯於性言之。自本以及末。理歸于一。而聖賢之間亦見矣。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夏王滅德作威。德者。性之本有。以私欲而滅之。故曰滅。威者。性之所無。以私欲而作之。故曰作。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人君、天下之原。其勢甚便。作威于上。則其酷虐順流敷布于萬方百姓。而無一人不罹

其凶者。使其轉此機而敷德。其勢亦然耳。百姓在下。被桀之虐。受而不可避。痛而不敢言。桀若可假然而獨肆。及荼毒之極。弗忍之餘。乃能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不能自通於君。而能自通於神。天道之常。桀亦不可追。特反覆手間耳。降災者。非獨災異。凡天象變於上。人心怨於中。地理亂於下者。皆是也。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將天命明威。命出於天。將之而已。威亦天威。明之而已。天命明威。萬方百姓並告無辜之怒也。不敢赦。深見湯不得已之心。如有所督迫不可得而已者。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若後世亂臣賊子藉湯爲口實者。以此心觀之。方見大不相似。湯無一毫私意。對越天地鬼神而爲之也。夏牲用玄。湯用夏牲。湯何心哉。深味昭告上帝之時。則湯之心可見矣。請罪有夏。問罪桀也。聿求元聖。伊尹也。以與爾有衆請命。民墜塗炭。死無日矣。請其命而續之於將絕。以此見湯之伐桀全不爲己。都是爲民也。大抵聖賢之心。與萬民之心如一。則公心也。公者。天之心也。湯之時。民心既然。而伊尹又與之同心。則天心可見矣。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上天孚佑下民。聖人知天於未命之先。衆人知天於已驗之後。孚佑者。見聖人知天於先。而至此果不失所期也。罪人黜伏。桀已竄伏於南巢也。天命安有僭差。賁然如草木賁者。粲然有文。其理甚明。若草

木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咸其自取也兆民允殖民本有生殖之理於此而信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湯初以民心天命所在不得不伐桀今罪既討矣當有聖人出而治之乃使予一人輯寧爾邦家用見湯之伐桀出於不得已而既伐之後以天下爲大慊然而不敢當也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不知今已獲戾于上下乎未獲戾于上下乎輯寧之責在己則桀之戾將移於己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此湯之敬百聖相傳爲君之心也未嘗獲戾若已獲戾者可見聖人之心矣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凡我造邦之人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非號令有邦之君也觀其辭氣深欲鑒前事之可畏而體今日之心一從匪彝即慆淫則不能守爾典矣人之心不適邪則適正不爲善則爲惡苟心無所即無所從則必有所守而天之休在爾典之中矣何者此心恬愉安泰其爲休美可知凡福祿之鍾祥瑞之來皆其發見者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天道善則福之人君居中或有所蔽則天之福不得及於善故爲君者致天之命於民而勿蔽足矣而朕躬有罪亦豈敢拂天之意而自赦一簡在上帝之心而已以此見湯合人己爲一區而歸於天有天

下而不與焉之意。民以善言。躬以罪言。人己之道也。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者。雖曰簡於天心而己不與。至於爲君之責。則不可不自任。非引咎歸己也。人君、天下之源。理固如此。爾自前而觀。所謂樂天知命故不憂。自後而觀。則又居其憂之大者。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萬邦有罪。其誰之罪邪。

嗚呼。尙克時忱。乃亦有終。

嗚呼。尙克時忱。乃亦有終。再三嗟嘆。庶幾惟此是信。乃亦可以有其終。湯之誥皆聖人之格言。萬國豈有不信者。湯於此若下之未信而望其信焉。此善導善誘之意。辭語溫醇篤厚。使人慕念無極。如易所謂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也。

咎單作明居。

增修東萊書說卷八

伊訓第四　　商書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伊尹當太甲在喪之始而作訓。乘其初心之虛也。商曰祀。周曰年。孔子周人。故作序以年稱。史官商人。故作書以祀稱。以十二月爲正。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正始之事。自古莫不以爲重。舜受終于文祖。禹受命于神宗。況太甲中材。故伊尹尤以爲謹。而史官紀敍辭旨亦特嚴。伊尹逆知太甲資質未必可保。故於是時作書以戒之。太甲終於欲敗度。縱敗禮。書若無益。然卽位之初。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此時太甲豈無悚然作新之意。雖有驕奢淫佚之行。至此必掃蕩無餘。而虛心願聞治道矣。此時以格言大訓入其心。則其聽之必篤。雖久而猶有餘力。然則太甲旣立。不免於昏迷。而終於克終允德。則訓之之早故也。明言有著力之意。言之爲有力矣。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伊尹欲言湯德。推本自夏而言之。德曰方懋。方者。常常如在初。久而無一毫倚滯之意。日新之謂也。德者。天地萬物所同得實然之理。聖人與天地萬物同由之也。此德既懋。則天地萬物自然各得其理矣。夏之先后。懋德如此。宜可以憑藉扶持。固億萬年之基本。子孫纔爾不率。天遂降之以災。天理感應之速。反覆手間耳。非特人君學者亦有此理。蓋萬物皆備於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但匹夫無位。未必有此事。方懋厥德。罔有天災。感應之理存於懋德之中也。子孫弗率。皇天降災。災咎之理存於弗率之中也。後世人君所以敢於爲惡。皆恃天下爲己有。伊尹之言。所以奪太甲之所恃。假手者。非湯放桀。乃天也。以此深見伐夏非湯之本意。實迫於天命之不得已耳。造爲攻伐。雖鳴條一日之功。栽培固結民心而不離。乃在於亳。鳴條之役。雖以兵戈。安可恃也。自亳之際。仁恩涵養之素。其可忘乎。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

惟我商王。提湯之德而言之也。聖武者。非血氣之武。易之神武是也。虐與寬爲對。代虐者必以寬。湯之伐桀。非有他道。不過取其對者代之。如易東爲西而已。聖武之德如此之大。太甲將於何而入。故伊尹指之曰。罔不在初。蓋百官萬民於此聳然觀命。必有一新天下耳目之德。以與萬民更始。太甲雖累於欲縱。而卽位之初。必且改志易慮。亟告之以嗣德在初。乘其天理之正發而開導之也。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立愛立敬。指以用工之地也。人之良心。一日之間。無不屢發。念過卽已。未有能立之者。於焉而致扶持

植立之工也。自是而扶持植立。則始之而有終矣。治國平天下。此其道也。嗣德在初工夫之切。無以易此。立之一字。修德之本也。人誰不愛其親。於愛親之時而不立其愛。則愛親之外無所愛也。夫敬亦然。惟愛親而立其愛。敬長而立其敬。則此愛此敬。持守不散。而其所推豈不自邦家而四海乎。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

人紀者。五典也。本有自然之敍。惟亂之於桀。故至湯而始修之。修者。修道之修也。五典既修於湯。其道足以贊天敍矣。而又何待於從諫弗咈、先民是順。蓋人紀者。天下事事物物之理。敍於天之自然。不容一毫有己之私也。諫之可從。則理在於諫。有所咈。是以己而咈之也。則人紀之理咈矣。天民之先覺。則理在於先民。不能若是以己而逆之也。則人紀之理逆矣。如之何而肇修乎。弗咈時若。卽肇修之工夫也。苟拒諫逆賢。湯一身之紀且不修。何以修天下之紀乎。舜嗣位而從五典。禹受命而敍彝倫。湯歸亳而肇人紀之修。武王勝殷而汲汲攸敍之訪。爲君爲師者之第一事也。

居上克明。爲下克忠。

湯之克明。若齊聖廣淵。易克也。惟克忠爲難。求湯不幸處君臣之大變。此心之忠。何以知其克也。當天未絕之時。桀紂爲君。湯武安於爲臣。湯武之本心也。及天命之旣絕。則桀紂不可以爲君矣。故湯武不得已應命而起。故詩人美武王曰。媚茲一人。覲媚之一辭。與忠之一辭。氣象有肅恭之態。而無一毫干名犯分之心。不然。五進伊尹。湯豈不忠於爲下邪。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

惟檢身若不及。故能與人不求備。大抵用工於自檢。實見天下之理如此其難踐。實見一身之行如此其難全。則不敢責人之備。蓋己之所素嘗者難。豈敢以難望於人哉。

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湯自肇修人紀。至檢身若不及。工夫之多。踐履之深。其得天下如此之難。以湯之聰明。其難且爾。太甲中材之主。則難又奚止於湯也。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

得之既難。故其慮後世也深。求哲人輔後嗣。制官刑。儆有位。爲後世無窮之計。

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

古者成童習舞。恆舞則爲愆矣。歌以永言。酣歌則爲愆矣。巫者。歌舞以降神。恆舞酣歌。所以謂之巫風也。觀湯之時。以恆舞酣歌爲戒。則知靡靡之樂非作於商紂之時。鄭衞之音非起於周衰之際。天下之理。正邪對峙。有雅樂則有淫聲矣。三風十愆。前六愆因後四愆而生。人之用力體察。當於其所自生也。見聖人之言。此心如何有一毫不敬。則爲侮矣。聞忠直之言。此心如何有一毫不契。則爲逆矣。耆德之人。一念之隔則爲遠。頑童之人。一念之喜則爲比。四愆不免。則六愆隨之。卿士邦君有一于身。必至喪

亡。非謂一愆之能喪亡也。德不孤。惡亦不孤。有其一。則至于二。至于三。而九者從而有矣。有一云者。箴其病於未萌也。

臣下不匡。其刑墨。

君臣之義。天倫也。臣下不匡其刑墨。以刑而彊驅之何也。蓋臣作朕股肱耳目。腹心之動。股肱耳目之應。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後世人臣之分移於祿。一體之義析而二。固有視其君之過若不相及者。故湯制刑以懼之。庶幾人臣愛身。必無不諫。是則湯之官刑非威以脅人而使之必諫也。乃所以還其股肱之義而全其天倫也。卿士邦君各有臣下。以匡其愆也。卿士邦君有愆。刑及臣下。交相正之用至矣。卿士邦君之愆將及喪亡。臣下之刑至墨。非過也。

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具訓于蒙士。教之於童蒙之初也。天性未發。人欲未萌。於此而訓之。入之深矣。嗣王祗厥身。念哉。一篇之旨。歸之於此。故其辭力而意嚴。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所制官刑。自今觀之。皆凜然可畏之事。而其中有洋洋孔彰之象何也。聖人無本末精粗之間。其悚然可畏。乃生生不窮之理。故見其顯然有洋洋發動之意也。不然。三風十愆之戒。徒若法律之語。森然不可犯耳。烏知其中有天理也。伊尹之聖。詳味聖謨洋洋之大。而嘉言則甚彰明。蓋洒埽應對。乃精義入神之妙。能反三風之訓而默識之。則所謂洋洋孔彰之意自見矣。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惟上帝不常。上帝固不常。而此理則未嘗不常也。作有善惡。降有災祥。何不常之有。非作善之外有所謂百祥。作惡之外有所謂百殃。善與祥。惡與殃。各以類而相從耳。德與不德。其小未有不至於大者。觀復姤二卦。可見。勿以小善爲無益而勿修。勿以小惡爲無傷而勿去。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而滔天燎原之勢有不可以抑遏者。則所謂慶萬邦墜厥宗之意明矣。

肆命徂后

太甲上第五

太甲既立。不明。

孔子序書。斷以不明。原太甲之過也。蓋欲縱之敗度。禮皆昏蔽之病。咎在不明耳。況君道常明。不明則反爲君之道。故孔子斷以不明二字。指太甲之過。大抵爲惡雖不止於一端。本原其有外於不明者乎。

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太甲居喪之時。有欲縱之敗。故伊尹放之。三年之喪畢。悔過允德。復歸于亳。人君居喪。聽於冢宰。禮也。太甲居喪于桐宮。喪畢已歸亳矣。不謂之放君。亦可也。孔子崇居憂之義。證尹無放君之事。夫豈不可。而直云放諸桐何也。伊尹、孔子、以大公存心。質之天地而無疑。詔之百世而無愧。太甲之昏迷憤悱而後可以啓發。尹之心對越成湯而爲之。何嫌於形迹。孔子之心對越伊尹而書之。何嫌而諱避。桐宮之

營密邇先王先王之嚴朝夕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而敗度敗禮之習不得肆焉然則放云者非放其身也放其縱欲之心也使孔子序書委曲而蓋之是伊尹之爲實於理有所不安則何以對天地而下報成湯乎孔子亦且欺其心矣三年之後思念常道伊尹乃作太甲三篇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惠順也太甲不明凡所作爲與伊尹相背所以不順所向既異安能相入哉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顧者省察也諟者提撕也皆整省之意也言時時省察提撕不敢少怠以是心而承接上下神祇至於宗廟社稷之事莫不祇敬欽肅伊尹所以首及此者人心雖甚湮散至祭祀之時無有不誠敬者此其本心也故萃渙之卦必言王假有廟伊尹欲救太甲縱欲之失首自其本原正之深得其理矣蓋湯於祭祀之時洞洞屬屬此心之敬無不立矣太甲之心放而不收至於縱欲伊尹欲收太甲之放心故指湯之收心者以治之也

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惟湯有此敬心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自顧諟以下至罔不祇肅皆湯之德用云者命非自外至也而使之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伊尹之心又極其辛勤輔翼成湯以安天下之民夫湯尹君臣同心一體扶持天下然後太甲嗣立有此無疆基緒太甲何獨不明湯尹之心哉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夏都亳之西。故謂之西邑夏。尹見夏有道之君。凡百所爲。無不纖悉。內而修身。外而治朝廷。大而治天下。全備而無一毫虧闕不滿人意之處。其君如此。是宜爲相者亦感動奮發。相與同保其終。夫君道之周。而保終之道在是。周者謹畏之至。如孟子周于德周于利之周也。而其中自有惟終之理。相於此時。雖不終者。亦將有終。況能自終者。其有終可知矣。

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

後嗣。指桀而言也。桀所爲不周。恣行暴虐。豈得而有終乎。故臣亦罔見其能有終者。夫桀之相豈盡無終者邪。自桀之不周觀之。君先已罔終矣。感應之理。豈得不然。雖有能終者。亦無所用其力。況與桀俱化者邪。此言欲以感動太甲盡正己物正之學。則主聖而臣必良矣。參二段而觀之。伊尹責任太甲之意何如哉。

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

伊尹列舉善惡之證明白如此。嗣王豈得不戒哉。君之不君。不特自辱。又辱乃祖成湯矣。伊尹忠誠懇切。太甲方且以爲常。雖聽尹言。若無所念、無所聞也。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伊尹作書而太甲方罔念聞。至是又諄諄提耳而言之。故謂之乃言。先王昧爽丕顯。昧爽者。天未明將分之際也。湯於是時已大自顯明。洗濯其心。澡雪其志。坐以待旦。湯待旦之時。其存心養性。湛然清淨。

無一毫物累。同乎太虛。不啻日之東升。將照臨於天下。以湯此心觀之。可謂以勤勞而得天下。似可少逸矣。猶坐以待旦。則下於湯者。果如何而勤邪。伊尹所以暗箴太甲之病也。

旁求俊彥啓迪後人。

旁者。求之非一路也。當湯之時。朝廷之上。左右前後。無非俊彥矣。湯之心猶不自足。方且旁求。必欲盡天下之賢。使啓迪於我後之人。湯之心。以爲得天下之艱。常有易失之意。求賢必至於旁求。以啓迪後嗣。爲萬世子孫之慮者亦遠矣。

無越厥命以自覆。

命者。正理也。稟於天。而正理不可易者。所謂命也。使太甲循正理而行。安有覆亡之患哉。

愼乃儉德。惟懷永圖。

既言儉德。又言謹乃。蓋德者。本然之理。謹者。用工之地也。儉德。湯固有之德也。伊尹以此箴太甲之病源也。太甲欲縱之敗。正與儉德相反。儉者。非特節儉之謂。一念收斂。無非德之所聚。太甲之病在於放。伊尹急欲其心收聚而不放。則精神會聚。所懷者孰非永圖。兢兢固守。常有欽謹之意。自然凡事務長久之理。惟其心放而不收。惟昏於縱欲。徒視目前之利。此豈久享富貴道理。宜尹以是言箴其病。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虞者。虞人之虞也。虞人既張其機。欲以發矢。必先省察其括循於度。然後可釋。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

所謂止者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忠之類也言當欽其所止率循乃祖成湯之所行則惟朕以懌萬世之後亦有聲聞伊尹視萬世之毀譽其責盡在一身孟子曰伊尹聖之任也於此可見夫伊尹之休戚繫萬世之毀譽則知尹之一身當商家天下之大期太甲以能順我之言則我欣然悅懌曰尹之懌似未足爲利害也而萬世之辭繫焉蓋此見尹任天下之重處尹不悅懌見太甲之爲有萬世垂謨之意是以尹之懌也不爲尹懌爲萬世而懌其有辭於太甲也固宜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王未克變視罔念聞亦少異矣然未有轉移之機其變猶未克也伊尹愛太甲眷眷之意無忿怒之辭歎惜以爲非其本然乃習與性成耳深思轉移之理不可復使之日近聲色與左右近習玩狎于不順之事營緝桐宮密邇先王無俾長與斯世而俱迷是伊尹已知其遷桐而必變也人君者所以指天下之迷也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人君之迷卽一世之迷故曰世迷桐宮湯所葬之地廬于墓側朝夕有所聳動玩狎之習日遠感發之機日接克變之理在是也蓋此心居於憂則善端自生百非不得而入憂則心收樂則心放也王往桐宮居于憂果至于克終允德伊尹未嘗數太甲之非但以先王反覆言之告戒之道斥其過惡則激而不聽故言先王之美如此使善惡自相形也太甲一篇合伊訓而觀

之。然後知伊尹納誨之不可及。後世人臣諫君。至于再三而不從。辭氣忿怒。浸至不平。伊尹三節進戒。一節反緩於一節。伊訓之作。太甲過未形之時也。其言痛傷。有哀痛不能自已之意。及其過已形。而太甲一篇乃雍容和緩。不傷悼痛切。伊訓言。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墜厥宗。則九廟爲墟矣。使人凜然有危懼之意。至太甲但曰烝厥祖。烝祖之言。視墜宗之言。孰爲嚴。其曰無越厥命以自覆。無之一字。辭旨從容。亦非若墜厥宗之斷斷也。況又曰惟懷永圖。曰萬世有辭。期望之意愈至。詳味太甲首篇。溫乎春風和氣中。有陶然自得之意。及觀伊訓。格言大訓。明備森嚴。如在武庫。矛戟森列。何也。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夫父母有過。諫之於幾微而不從。常情或有忿激之心。忿激之心生。則諫諍之言過。其傷多矣。爲孝子者。加敬而不違。雖勞而不怨。其色愈恭。其氣愈和。其言愈從容而不敢迫也。伊尹聖人。太甲庸君。伊尹元老。太甲幼主。而事之如父。此其所以聖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九

太甲中第六　　商書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太甲既克終允德伊尹復辟以冕服奉嗣王復于亳卽君位乃作書曰民苟非君則不能相匡以生君苟非民亦何以君萬方言君民之勢不可一日相無也桐宮之遷豈得已哉賴天之靈克終允德乃皇天之眷佑默俾之實萬世無疆之休味此數語伊尹痛定之辭也使太甲終於不變尹將若何既克終矣喜慰如何哉實云者尹之心可想矣然太甲始改過伊尹卽許其克終厥德何哉蓋太甲居桐動心忍性自怨自艾之深必知其能終也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尙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太甲既悔乃知前日之非拜手稽首曰我小子初以不明于德自至不善欲至於敗度縱至於敗禮以速召其罪戾于厥躬觀此數語非自艾自怨之深乎自常人論之桐宮之放怨心必生今太甲乃知凡其不類無非自底前日所見度若敗吾欲者禮若敗吾縱者今日所見乃欲之敗度縱之敗禮也人至

改悔。所見莫不的切。自爲此語。非灼然有見者不能。太甲之病。正在不明。至於自咎。亦謂不明于德。孔子序書。以不明冠之篇首。察知其原也。方太甲不明之初。視欲與縱爲安泰恬愉之地。視度與禮若荊棘束縛。然既明矣。乃知度與禮自有安泰恬愉之實。而欲與縱乃荊棘也。以速戾者。見欲縱之爲戾急也。天作孽猶可違。避如水火之災。人得而逃之。至於身所自作。則身自被害。一身之間。何所逃哉。既往背師保之訓。至圖惟厥終。見太甲望伊尹扶持之切。當太甲不惠於阿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之不聽。及太甲既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之不言也。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伊尹見太甲之克終。乃欽而重之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於太甲已爲之工夫從而大之也。允德、誠然之德也。太甲既已克終允德。則允德在太甲矣。但未知協于下耳。伊尹從而使之協于下。蓋推之也。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

伊尹又恐太甲用工迫切。故舉先王之事以優游勸諭之也。太甲之心既明。已知所以用工矣。故告之之意溫然如春。蓋彼之善端既發。必將涵養而成之。優游漸漬。使其自有所推廣也。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伊尹又訓太甲以日新之功。蓋始悔乍明。其力尚淺。慮其或解也。當太甲幼沖之初。伊訓之書。懼其未能有所立也。則使之於親而立其愛。於長而立其敬。既立之後。則已知有愛敬矣。於此使之思孝思恭。

思者。日加省察之謂也。未知立愛立敬。雖欲思而無致思之地。敬愛旣立。則思省前日之所立者也。故立與思相應。而有先後。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明與聰、本然之有也。惟視遠聽德。然後爲本然之聰明。人能視而不能視遠。有物以蔽之也。物不能蔽。則本然之明見矣。人能聽而不能聽德。有物以雜之也。物不能雜。則本然之聰見矣。此皆太甲之所已用工。伊尹又從而廣之也。聖人之言。未嘗偏倚。奉先思孝。至聽德惟聰。辭氣與進戒之言異。太甲已有見於實然之理。故伊尹明孝恭之本心。指聰明之本體。示之以用工之地也。能此。則朕亦承王之休美無厭斁之心矣。聖賢變化人主。先後緩急。各有次序。當急而緩。則視以爲常。當緩而急。則激而不顧。此伊尹作成中主、變移氣質之妙也。

太甲下第七　商書

上篇規諫其病。舉先王之道以爲規摹。中篇悔過之初。言先王子惠之德以涵養其心。終篇已知道矣。申告之以爲君之次序。上篇之辭甚嚴。中篇和緩。終篇復嚴正。如醫者之治疾。方疾未去。則用猛藥以攻之。疾旣去。則用平藥以補之。本根稍固。恐其餘毒未盡。故復用猛藥。伊尹之訓太甲。此轉甚力。工夫之深。盡在此篇。蓋量其可言而後言也。

伊尹申誥於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

申者。重複之意也。嗚呼。不輕其言也。皇天本無私親。能敬者則親之。敬者。天之理也。民心本無常懷。有

仁者則懷之仁者民之心也鬼神亦無常享惟誠則享之誠者鬼神之德也上得天心下得民心幽得鬼神之心始可以當天位所以艱也德惟治德者卽所謂敬仁誠也總之於已則謂之德見之於外則有三者之異有德則治出治則入亂治亂之定理也三代以前證驗甚明三代以後不知本原故不知所謂德然亦有暗合於德者亦庶可爲治如漢高之寬大光武之柔道是也但習之不著行之不察此治之所以不如古也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愼厥與惟明明后

所謂道謂同此理也迹不必同所謂事蓋不出此數事而已出治則有道爲亂者皆事也堯舜三代因時制宜或損或益豈能盡同而爲君之道如出一軌棄紂秦始皇隋煬帝之徒雖各有爲亂而聲色奢侈拒諫蔽賢等事無以大相異也與治同道無有不興與亂同事無有不亡必當終始謹其所與乃惟明明之后所謂與乃是幾微處意之所向也一毫不謹亂亡皆自此出大抵心之所喜卽厥與之所分也如見紛華而有悅之之心則所與在於亂矣故與者治亂之初也治亂之分差於毫釐用心正則所與在治用心有毫釐不正則所與卽入於亂惟終始常持此心則謂之明明后以其明明則能見治亂之機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尙監茲哉

告太甲以用工之地也使太甲但聞明明之說將於何而用工蓋明明生於懋敬敬則此心存存則視

之而見。聽之而聞。此便是明。不敬則此心不存。不存則反是。此則謂之不明。克配上帝。與天相似者。敬卽天之理也。今王嗣有令緒。尙監茲哉。言庶幾監視此理。亦懋敬其德哉。人心放則昏。敬則存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自此乃畫一之戒也。方太甲在桐宮之時。悔甚銳。見甚力。伊尹恐其勇於進。躐等而不循序。故告之以自下自邇之說。使太甲知下學而上達。道在邇而不可求諸遠。然後以次而進。蓋灑埽應對。卽精義入神之理。禮樂刑政。卽道心惟微之理。家人婦子。卽治國平天下之理。教其於實地而用工也。太甲旣有見於道。忽略之意易以生。可不知至高至遠之理。實出於至下至近之際乎。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愼終于始。

所謂輕。非不顧之謂。所謂安。非安佚之謂。難與危。太甲初悔之心也。伊尹恐太甲旣已用力。謂民事爲已知。輕而視之。惟難者。難之之意終不可忘也。圖終之餘。謂君位已可安。泰然居之。惟危者。危之之意終不可忘也。欲接民事。惟有難而已。欲居君位。惟有危而已。無輕無安。防其心也。惟難惟危。明其理也。謹終于始。言欲終之善。必謹於始。今正謹始之時也。太甲怨艾方新。豈有輕民事安厥位之意。聖賢不已之工夫。其儆戒固如此。輕者。非謂太甲遂輕慢民事。慮其旣明。處民事以爲有餘。而忘崇敬之意也。安者。非謂太甲遂安肆厥位。慮其旣明。泰然安定。而失與省之機也。況惟艱惟危。堯舜以來。萬世爲君者之心不可少釋。太甲而可不知乎。方其不明。病在欲縱。及其旣悔。則已知義理之味。知之則將視以

爲常。此心止而不運。輕與安之所自出也。輕之則將果難。安之則將果危。其何以終乎。悔過之初。言克終允德。是伊尹已保太甲之克終矣。此又戒之以謹終當如始。蓋使之終不忘夫自怨自艾之時也。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逆耳之言。不可謂其不順。卽以爲非。必當求諸道。遜志之言。不可謂其遜順。卽以爲是。必當求諸非道。太甲既有見之後。此理當曉然矣。而伊尹不忘戒者。蓋人之血氣。有時或蔽。如孔子言。六十而耳順。意其前乎六十。於逆順中不能無蔽。故耳順之年。方知逆順之言合道與否。求者用力之地也。且逆耳之言。亦有不合理者。要之合者多。不合者少。故於道之中求之。遜志之言。亦有合理者。要之合者少。不合者多。故於非道之中求之。曰求者。逆耳多是。而未必俱是。遜志多非。而未必俱非。各於其多者求之。求之而後可決。不特與我之意也。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伊尹又歎而言。天下之事。不先思慮。何爲而有所獲。既慮之後。若不能爲。又何由而有所成。慮之。說太甲已悔而得者也。爲之。說太甲其可不課日而用工乎。謂前日之克終允德。蓋思慮而得之。今日不爲。則復不成矣。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元者。善之長。貞之意甚大。不止於正也。伊尹言元良。而未說所以元良。蓋隱而未發。使之自覺耳。至是將告歸。先露咸有一德一篇之意。

君罔以辭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人君聽言。豈不欲遠辯言。然僞言似正者。有不自覺。故深戒之。人臣功盛。豈不欲退。然爲寵利所誘。有居之而不自知者。此告歸之意也。上一句以戒太甲。下一句以自戒。辯言者。言僞而辯也。太甲既明。人已不可動搖。惟疑似之言爲可畏也。人臣本無功。皆人君之功。伊尹相湯。何敢有功。其事太甲。以爲僅可免罪耳。而可以寵利居之乎。雖然。人君非不知先王之成法不可亂。惟辯言若可喜。所以慮其或蔽於所喜。人臣非不知成功之不可居。惟寵利乃人情之所喜。所以慮其或安於所喜。亦總言君臣之大體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

商書

咸有一德第八

伊尹作咸有一德。咸有一德。

太甲悔過既力。入道既深。故伊尹於此篇講究實理。以入道之至極者告之。前聖後聖。入道各有自得之地。在堯舜禹謂之執中。在伊尹謂之一德。在孔子謂之忠恕。在子思謂之中庸。在孟子謂之仁義。皆所以發明不傳之蘊。此篇終始言一德。一德之名。立於伊尹。蓋明百聖之所未明。大抵聖人之於道。各有所受用。因其所受用而名其道。以詔天下後世。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

伊尹居君臣之變。責塞而歸。無嫌無難。循天理之正也。一德不可以易聞。故必待告歸而言。太甲悔過。克終允德。而後可以受是理也。然猶不肯輕言。未露一德之名。先暗言一德之用。又言其反乎一德者。聖人見道之切。果知其難。故言常不易。孟子欲論浩然之氣。先曰難言也。伊尹欲言一德。先曰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此一德之用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此一德之反也。慢神虐民。見一德尤爲明切。以神爲可慢。則以幽明爲有間。以民爲可虐。則以小大爲

有殊。豈一德哉。啓迪有命。命者。卽一德之所在。謂有一德之人也。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自此方明言一德克享天心者。謂天之心卽一德。而湯與伊尹皆有一德。上當天心。所以克享也。非天私我有商。私則非一德矣。非商求于下民。求則非一德矣。吉、非福祥恬愉安養之謂也。凶、非災害拘畏急迫之謂也。此二者之應。德之一與二三而已。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動之一字當看。謂更無差忒也。德一。則天也。人也。神也。周旋泛應。無非此一。故動則合於理。苟二三。則周旋泛應之際。不能一動。則背於理矣。所以有吉有凶。理之合與背。卽吉凶也。

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吉凶無毫釐之差。在乎人耳。災祥雖降於天。在乎德耳。卽所謂一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新厥德者。澡雪興起之意。惟終始皆在一德。乃日新之道也。所謂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

上旣言一德之事。至是謂非一己所能盡。惟左右前後皆輔成一德之人。然後可。臣之所以爲上者。輔

君之德也。臣之所以爲下者。爲君安撫其民也。是君民爲一也。其難其謹。慮小人之廁其間也。惟謹擇其不善者去之。則吾之純一始見。惟和惟一。純君子也。君臣之間。和同無閒。而展盡一心。所以爲一也。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德之運用。無常師也。善則爲師。善無常主。如仁義禮樂。若非一也。仁義禮樂之用。咸歸于一耳。所以謂之一也。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紹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見德之一矣。曰不咸于萬姓。則非一德。此一德之驗也。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合古今爲一體。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則通人己爲一體。萬夫之長。諸侯也。能統萬夫。則推而上之。皆同。可以見衆寡之一。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又見君民之一。無自廣以狹人。苟以我爲廣。以人爲狹。則有彼此。而非一矣。心既自廣。匹夫匹婦。心無以自盡。民主亦孰與成功。由德之不一而已。一德之理。非可以言語牽合。用工而實有見者知之。

商書

盤庚上第九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

自成湯至于盤庚。凡五遷矣。民未嘗不從。數君亦未聞委曲告諭。何哉。想其當時風俗尙淳。民心尙樸。至盤庚之時。風俗已不如前矣。所以將治亳殷而民咨胥怨。不往有居。而盤庚之書不得不作也。夫生殺予奪一出於君。君欲遷都。誰敢違命。而盤庚委曲告諭。若不能彊者。見盤庚愛民之至。耿邑既被水災。復遷於亳之故都。與之除害而不從。蓋安土重遷。知目前之安。而不計他日之害。小民之常情也。

率籲衆感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顚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率籲衆感。籲。呼也。感。憂也。呼與我同憂遷都之事者。使之來而出直言以告之也。自我先王以來。爰宅于茲。先王。祖乙也。茲。耿也。先王非不知水患之圮壞。不肯卽遷者。重爾民命。不忍盡虔劉。所以因循就簡。此盤庚殺民之怒。天下之怒。先有以順之。使之心平氣定。然後善言可入。若首以正理忤其心。則反激之悍然而作敵。尙安能使之信邪。盤庚先言。爾怒固宜。我先王固嘗宅于此。奈今日不能相正以生。豈得而不遷乎。柔行巽入。徐以正理告之。觀此數語。若卽百姓胥怨之言。爲之發洩其本心。怨氣已有所宣矣。而生者、又人心之所重也。乃自其所重以及當遷之事。乃稽于卜亦如我志。況我先王有無疆之大歷服。恪敬天命。猶不常寧。不常厥邑。至此凡五遷矣。今若不承于古。如先王之當遷則遷。是不知天之斷命也。斷命者。斷然之命。耿有水患。乃天意也。天以水患圮壞耿邑。是天命斷然。爾民之生不在

此矣。天尙不知畏。況從先王乎。又引喻以曉之云。我視耿邑。若木已枯。必無生理。必別有以萌芽培植之。乃可再生耳。謂得新邑而都之。生之理也。天永我命于新邑。使我復先王之大功業。底綏四方。京師、諸夏之根本。京師旣定。則四方自寧也。

盤庚斁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斁、敎也。小民無知。惟上之從。彊家巨室。安土重遷。簧鼓小民。乃至於此。故盤庚先自有其位者言之。自盤庚斁于民至以常舊服正法度。此序書者之辭也。使在位者各常其舊服之事。不可改變。大抵新舊更易之時。姦人往往乘之。紊亂法律。故必使之正法度。愈加整治。使若畫一。此遷都之大綱目也。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自常情言之。民不樂遷徂事之言。惟恐聞之。今乃使之無伏者。蓋民之忿心不可禁遏。必使之發於語言。乃可以漸消殺。如秦之誹謗者族。民不敢言。而忿怒之心日長矣。況曰箴者。盤庚之心。豈以民言爲悉不足聽乎。古人舉事。深恐下情壅塞。蓋有旨也。

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

王命衆至庭而敎之以訓。情親而體婉。當時民心很戾。自以爲決不可遷。莫能以道降下其心。盤庚之言皆不能入。故告之以汝當以道黜此傲上從康之心。上之人委曲諄複如此。民聞其言。豈不能聽。然退而顧其妻子。思其室廬。與夫遷徙之勞。終未能從。故使之去其初心。人心於彼旣盛。則此言難入矣。

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播告之修。未嘗隱匿其旨。使民皆得以知其心。而動作之間無有不敬。又無過逸之言。而民用大化。言先王之時民所以丕變者。不過此三事耳。今汝乃聒聒然起信姦險膚淺之言。夫胥動浮言者。固在廷之臣。而盤庚不敢以險膚待公卿大夫。但謂今汝所以聒聒然胥動浮言者。緣爾信險膚之人也。忠厚之意可見矣。

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予弗知乃所訟於我者何謂。盤庚自反而求之。謂先王圖任舊人。我所用非新進也。謂先王播告不匿。諄諄告諭。未嘗隱也。謂我有過逸之行。則奉承茲事。何敢不欽。反覆自責。非我自荒茲德。乃汝含蔽我之德而不惕畏予一人。予觀汝之情狀。若觀火然。可謂明矣。予亦拙謀作乃逸。所以至此。乃我之拙謀作成汝之罪。非盤庚悔其初之不用刑。亦非自今以往將以刑加之也。正欲感動其心耳。如父母之於子。訓誨之際。謂今日如是。乃我縱汝所致。恩意爲如何。盤庚剛明之君。操生殺之權。乃能勤勤懇懇如此。所以爲尤難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遷都之事。如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農之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大抵綱舉而網隨。君如綱。臣如網。以君

臣之勢而論。固自當從我也。以理而論。如農夫不憚耕耨之勞。則獲有秋之報。汝往新邑。則復獲其安理。又可違乎。汝之所以懷土重遷。不過持傲上從康之心耳。汝今當黜去此心而施實德于民。言實德者。當時公卿動不遷之言以鼓百姓。百姓一時固以爲德矣。然終爲水所圮壞。其德豈實乎。黜乃心以佐遷。乃所以施實德於民也。又必使汝婚姻朋友之間亦莫不然。今汝乃敢大言以爲汝祖固有積德。不至爲水圮壞。乃不畏水患。將大害虐於遠近之民。汝之心與惰農何異。憚目前之勞。自爲苟安。不勉彊勤勞以服事于田畝。安有黍稷之望。憚於遷徙。焉得安寧也。汝不能温和以善語開諭百姓。乃動浮言以鼓之。此豈百姓之罪。他日罰及於汝。乃汝自生毒害。以災殃其身。汝倡不遷之說。懷安之民。固以爲汝德。水圮之餘。將必以汝爲惡。是汝先其惡也。既先種其惡在民矣。又乃奉養其惙惙者。痛也。譬如癰疽。奉養而護之。潰則不可救矣。後雖欲悔。亦將何及。觀奉其惙悔何及之言。見盤庚恩意之周。既歷數其戀土懷安之情。至此乃開其自悔之路。

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觀時小民。尚顧恤人箴悔之言。惟恐發言之有失。矧我制汝短長之命。其言豈悉不足顧乎。大抵庸懦之君。不能用賞罰而命令不行固也。盤庚高明剛果。執賞罰之權。誰敢不從。乃再三告諭。賞罰若無所施。此所以爲難。其曰制乃短長之命。亦不得已略露此機以警之。汝爲公卿大夫。朝夕在廷。事有可言。

曷不告朕而肯動浮言。恐汝沈溺百姓。不可復出。今已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近矣。將何以撲滅。火至于不可撲滅之時。雖欲救之。將不可得。汝至於不可救藥。雖欲不刑。亦且不可。使汝而被刑。亦惟汝衆自取之也。非我有咎。蓋非我之本心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舉遲任之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汝等皆我之舊臣。而乃爾乎。器則欲新而不欲舊耳。此在上一句。不在下一句。我先王暨汝祖父。相與同甘苦勞逸。我安敢用非所當罰而罰汝。功臣之世。選其有勞者擢而用之。雖片善不敢掩。我享先王。爾祖亦配享之。先王與汝祖父臨之在上。汝賞汝罰。又豈敢動用非德。欺鬼神而爲之。此一段抑揚並立。賞罰兼用。當作兩節看。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所以結一篇告諭之意也。我告汝遷都之難。如射之志於的。言皆切當。安有妄發。繼此乃說遷都之事。不可侮老成人。不可弱孤有幼。蓋道路之間。有力者爲雄。老者少者易於欺陵。各長厥居者。各統其所屬。部伍不可紊亂。使當東而西。當西而東。則亂而無統矣。勉盡汝力。聽予一人之號令。而不可違也。我不知孰遠而疎。孰近而親。有罪則罰之至於死。有德則彰之。而不掩爾善。遷

都而善。惟汝之功。遷都而不善。惟予一人有放佚之罰。見盤庚自咎而不咎人。上兩言、法令也。下兩言、恩意也。商君之徒。有法令而無恩意。盤庚則賞罰並用。蓋徒法不能以自行。徒善不足以爲政。本末備具。王者之道也。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凡爾衆其惟致告。蓋盤庚當時所告。惟在廷之人。在外者容或未知。故使之轉相告語。使皆知其意。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不然。罰及爾身。不可追悔。盤庚本無刑人之意。恐人見其勤懇遂以爲不能用刑。故露此意使知之也。盤庚一書。前半篇涵養寬大如此。後半篇嚴厲森肅如此。於言辭反覆抑難之中。當知其有德量。有恩意。有措置。其含洪包容者。德量也。其反覆訓誥者。恩意也。其規畫纖悉者。措置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一

盤庚中第十　　商書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

作者動作之作涉河而去此將遷時也上篇作於未遷之時下篇作於已遷之時未遷則情未動已遷則情已定不至渙散潰亂惟動搖將遷人情皇皇尤不可忽今觀此篇其辭最切蓋民在道路冒風雨霜露逾山川險阻安危存亡所繫正在此時也

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

亶者誠意也大告用誠于有衆此篇之作民已離舊都而未至新邑已離舊都則動思土之心未至新邑則未見安寧之樂尤易於渙散怨弛故盤庚於中道使之皆來王庭之上而無敢褻慢王庭既非舊都又非新邑道路中行宮如周禮掌次是也

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朝廷班爵各有其次公卿列于前大夫士列于後民則又其後也盤庚急于告民乃登進民於前列而告之曰汝當洗心滌慮以聽我言不可怠荒以失我命也上篇如伐死彰善之戒如罰及爾身之戒既已甚明遵之足矣又再命之者以方遷之時民情易於弛懈故整頓振作欲其必遷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古我先王無不順從民欲民亦保我先王而與之相爲憂感君民之情通故凡有所爲鮮有不浮于天時者浮如舟之浮于水靡有阻礙言君民一心動作無所齟齬也盤庚自反言先王能如此我乃不能是亦我有未盡者且以開諭百姓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者舊都之不可安居乃天以是虐我商家也我先王不敢懷安視民之便利卽遷不若今日之猶豫也何不思念古后時所以如此者乎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者言遷之本意欲奉承汝俾汝同躋于喜樂安康之域汝不察乃謂我有何罪而以遷都之事殃罰于我民視遷徙爲殃罰故明諭之曰非也我所以呼爾懷念此新邑者非爲己亦惟汝之故而將以大從爾之志爾民不欲遷而盤庚遷之咈民志矣乃謂之大從爾志者蓋民志欲安其所以不欲遷者懷目前之利而不知他日安康之樂盤庚徙之乃所以大從其志也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時已在道盤庚乃謂姑試同爾遷以觀安定與否深見盤庚之不自用也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

告諭反覆。可謂披心腹。亦思之至於困弊矣。今汝不憂念我心經畫如此之勞。乃皆包藏其心而不宣明。故上下之情不通。當欽敬其念慮。以至誠感動我一人。可也。不然。則自取窮苦。鞠窮也。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

已至中路。民尚有遲疑不肯前之意。故謂今之遷都。正如乘舟。當順流而濟。若遲疑於中流。則將臭腐其所載之物矣。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忱者。誠信也。屬者。聯屬也。當時之民。爲告諭所感。漸知信矣。惟其信盤庚不可不遷之心。與安土重遷之心。兩者交戰。故信盤庚之心不相聯屬。故告以汝若不聯屬此信心。終當相胥沈溺於水患矣。民但見不遷利害。至於當遷利害。思慮不及。沈錮之中。自生忿怒。何由而平。汝於當遷之利害。暫加稽考。於理有見。其怒自瘳矣。汝不能長慮。卻顧目前苟安。不思他日必被水患。勸汝不遷者。其實勸爾入於憂患之域也。

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言遷都機會不可失。正在今日。後將無及矣。汝若不乘今日遂遷。將爲水所圮壞。屋廬畎畝。皆當蕩然。安能存生業而在上。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

當時民心已信而又未能忘安土重遷之念故其心二而不一盤庚使之一心從上不可自生穢惡以汚臭其身蓋遷都則無他若不肯遷是自生穢惡而自作弗靖也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當此之時姦人易以乘民心之不一而生變故謂恐姦人因汝之不肯遷依倚汝身以作姦宄併汝牽引入於迂曲之地矣都之必遷乃我迎迓接續爾之命于天也蓋舊都水壞民命將絕因患之未甚而遷乃所以迓續汝命汝遷新邑卽獲生生之道矣予豈因以此威虐汝衆但欲奉承養畜汝爾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我先神聖之后自成湯以來撫勞爾先我念及此烏得不羞養爾所謂羞養者乃用以懷爾也使我政有闕失而又陳久於此先王必降罪戾於我謂我殘虐先王之民矣汝萬民乃不生生生者新起之意也不能奮迅澡濯趨事赴功以與君同心共謀遷都之事我先后亦必罪戾加汝謂汝何故不同我幼孫相與遷都先后昭明之德洋洋在上必罰殛汝至于此無道以獲免言先后之靈對越在天昭昭不可掩矣之之辭也生生之意不可不味人情憚遷志意散弛教以生生作而起之也

古我先后旣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

救乃死。

前告百姓至此乃告在位。故前止言爾先。今言祖父者。蓋在位之祖父。世有功於王室也。我先王既勞乃祖乃父。乃祖乃父既有功於王室。今爾子孫正當共與我畜養百姓。而乃扇搖浮言。懷姦於心。心既有姦。則汝心之物則已戕害矣。則者。有物有則之則也。我先王舊嘗撫綏爾祖父。爾祖父必將以義斷恩而棄絕汝矣。汝至於死。亦不救汝。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丞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凡爾在位與我共治政者。不可具貨寶而不肯遷。民之所以不欲遷者。特安土耳。世家巨室。聚畜財貨。根蟠固結。恐因遷散失。故搖動百姓。其本根之病正在於此。故告之。汝若具寶玉而不肯遷。爾祖父必將告我高后。導迪我高后。作大刑于汝。降大不祥于汝矣。上告民之辭略。此告羣臣之辭詳。蓋民止於懷土。其罪多在羣臣具貝玉而不肯遷。具乃貝玉。正在位者根本之病。非發其根本之良心。何以能治。

敬畏祖父者。人之良心也。盤庚提其祖父而言之。敬畏之心。豈不油然而顧戀財寶之念輕矣。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永敬者。敬之工夫常相接續也。大恤者。恤其大而不恤其小也。盤庚舉先祖父以告。人之敬心已生。顧其私而安土之念復動。則敬心又散。是暫敬而非長久之敬也。顧恤財寶。恤其小者耳。終被水患。生業終不可保。是不恤其大也。爾當開心腹。露情實。使君臣之心相通。若復含隱不宣。乃心君臣之情愈相

絕遠矣。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者。當時人心之所猷念。止在不遷之中。盍亦分其猷念。從當遷者而思之。知己而不知人。謀慮可謂偏矣。各建中道於心。合人己而致思。可也。民受天地之中。何待於設。如孟子言求其放心。心何待於求。求生於放也。民失其中。惡得而不設哉。乃有不吉不迪。顚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道路中姦人。恐其乘動搖之際生變。故嚴其令以告曉之。其有不善不道。顚怪逾越。不敬上帝之人。與暫時於所遇而作姦宄者。小則劓。大則殄滅之。無使遺育移其種類于茲邑。以爲民害。暫遇者。謂本非姦宄。暫以人之未必知其蹤迹遂爲惡者。此道路中之所當深防。其所以不敢爲姦於平日者。謂人知其姓名。知其居處。其迹將不可遁。至暫遇之時。卒然相值。過則影滅。遂生此心。推而言之。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所以謹其獨也。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又教之以生生。生生者。新新不已。振發懈怠廢弛之意也。蓋正遷之時。離其舊而未覩其新。民心未有所據依也。試同汝遷。庶可建爾之家。爲萬世無窮之計乎。

商書

盤庚下第十一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

已至新邑。乃安民之所居。分都邑。立宗廟而正其位。夫宗廟、重事也。何以在奠民居之後。蓋盤庚本爲

民而遷。故至卽使民得以就安。先民後己之意也。

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民乍至新邑。勞困不勝。費撫綏之時也。上篇言王命衆悉至于庭。中篇言咸造勿褻在王庭。此乃云綏爰有衆。蓋未遷之時。務在通達。正遷之時。務在嚴肅。已遷之後。務在綏撫。各得其當也。不可戲豑怠惰。各思自勉。爲萬世子孫長久無窮之計。跋涉之餘。民力已困。民志已墮。室廬未輯。田畝未敍。不自聊賴。戲者。不聊賴之態也。但戲豑以度日耳。如淸人之詩。高克陳其師旅。翺翔河上。衆散而歸。想當時三軍無所用心。但左旋右抽以作戲豑。戲卽有散之兆矣。戲怠之病未去。安能建大命以爲長久無窮之計乎。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未遷之時。固當訓告。今旣遷矣。又敷心腹腎腸而歷告之。何也。當時眚動浮言之人。必謂盤庚正遷之時。事變紛亂。刑罰有所未暇。事定。必將明正典刑。懷疑而不安。可深慮也。故盤庚敷心腹腎腸。歷以心事告其民。謂必不以前日不從之故而加罪爾衆。爾無懷疑。相與怨怒。言上旣不念罪。則下亦不當蓄怒也。破其疑。則安矣。大抵事未定。則隱忍以容之。事已定。則發洩而治之。此後世之政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昔我先王。將以增多前人之功。當遷則遷。往于山。卽高處。高則無水患矣。用降下其凶德。自山而下。則

謂之降所以能成美功於其邦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

民無遠慮未見水害而不欲遷猶可今既蕩析離居矣猶憚于遷何也瀕水之民水至則憂水去則忘之極者止也水所圮壞已無所止其身矣尙不自覺姑欲苟安反謂我何爲震動萬民以遷民既出此言豈不自疑述其所言無復他意使之釋然也所以遷者蓋上帝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以治我家亳邑湯之舊都也盤庚非特欲復成湯之故業蓋將復成湯之法度紀綱聖人所居風聲氣習尙有可考求之以爲治也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我之遷蓋與二三篤敬大臣謀慮欲順承爾民命以長居于新邑篤敬者同心同德之人也定遷之時豈無同心同德之人贊其決然之計乎夫盤庚之遷乃拂衆違民之大者而中篇云以丕從厥志此云恭承民命志者民之良心命者心之正理民之良心正理不過欲安耳民以安土重遷之故自爲昏惑雖非從其情乃從其心雖非順其事乃順其理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弔至也靈善也宏大也賁亦大也我非固不從汝之謀所以從其謀之至善者爾亦非敢有違於卜筮如卜稽曰其如台天意所在也所以能宏大其大業各者言我及篤敬之人皆然也當時贊盤庚遷都

之策者不爲無人。有篤敬之臣。又有至善之謀。而上篇中篇一語不及。事定而後言之者。蓋聖人舉大事。常以一己任怨。方民肯怨之時。聖人不欲分怨於下。盤庚既不肯分怨於下。想同謀之人亦安肯分怨于上也。大抵看書當因其所已言思其所未言。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使羣臣各分受治民之責。隱者惻隱之謂。體君之意以撫懷斯民也。邦伯師長。卽前日在位惑民者。盤庚至此無所改易。此意尤不可不深思也。

予其懃懃相爾。念敬我衆。

懃勉簡擇相度其能治民者。使之念念在於敬民而不可忽。蓋民乍至新邑。敬民之念稍弛。民卽有不得其所者矣。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敍欽。

肩。任也。鞠。養也。敢。果也。民未安寧。好利之人。必橫斂以爲害。故好貨者決不可任。敢恭生生。謂果敢恭敬於興起民心者也。貌敬者亦有之。乃暫時之敬。久必忽矣。惟出於果然者。斯不至於怠忽。生生者。奮起澡濯。樂事赴功。無懈惰廢弛之意也。能鞠育斯民。爲民謀慮而保民之所居。此皆盤庚之心。如此者。則以次序而敬之。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二

說命上第十二　　商書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高宗舊學于甘盤恭默思道至誠所召必有以開其先矣故形於夢大抵誠則一一則通不誠則二二則隔惟至誠者志爲氣之帥見之於夢無非兆朕之先故夢得說遂信之而不疑使百執事營求諸野而果得之常人誠不存志爲氣之役心志不定所形於夢顚倒錯亂其敢自信乎其後如武王言朕夢協朕卜皆周禮之所謂正夢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

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此爲君之常也免喪之後則發號施令與天下更始當臣民拭目觀化、聳然聽命之時高宗猶且弗言弗言者恭默深思爲君之難不敢易其言也非柔懦闇弱胸中無所主而不能言也中無所主而不言則柔懦闇弱之形已見於外惟中有所主者雖未嘗言其至誠發越自不可掩此高宗之羣臣默窺於不言之表而有明哲之說也

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

高宗之不言羣臣果何所見而知其明哲蓋高宗雖不言其中之發見者羣臣固得而窺之天下之理

惟知與不知耳。知則爲聖人。不知則爲常人。孟子所謂先知先覺。知則明哲矣。明哲之理。天下爲一。當以至公大同爲心。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作則之意也。高宗祕而不言。則後覺後知何以取法。以此觀之。高宗不言之中。自有不可掩者。維持天下於言語之外。而高宗之臣亦明哲之士。故見高宗於精微之間也。

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首出庶物。故羣臣承之以爲法也。高宗不言。至於免喪。羣臣皆引領側耳。改志易慮。以聽號令之新。謂王之言一出而爲命。其重至矣。不言。則何從而稟王之令乎。望高宗之言如此之切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羣臣望高宗之切。高宗猶不言。方作書道其所以不言之意而誥曰。我以眇然之身。臨天下之大。常恐不能自勝。自古聖賢。皆於恐懼用工。恐德弗類。入聖作德之門也。堯舜二典。條目至多。其理不外於恐懼。常情懈怠弛慢。是以流於庸愚而不自知。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德至於此。所謂類也。高宗安得而不恐乎。惟高宗深有恐懼之心。是以不言。不言者。眞見其難也。見其難而圖之。恭默以思。恭默之時。不容言傳。恭者。敬也。默者。用志不分也。思道者。沈潛思慮。玩索天下至理之所在也。此作聖用工之實也。此心純一不二。與天地無間矣。是以形之於夢。若接上帝。受良弼之賚。蓋高宗此心。去天不遠。見天如在目中耳。恭默思道。此心如何哉。能體此。則見上

帝矣。天既以良弼代言。所以不言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得良弼於夢。乃繪畫其形象。遍求于天下。使高宗誠心未至。其敢以夢自信乎。惟至誠求賢之心切。精神交接。故兆朕之見非若偶然。夫高宗固自信。而百執事亦信之而往求。不以爲誕者。高宗信其心。羣臣信高宗故也。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說、草野一匹夫耳。一旦應高宗之求。幡然居相位而不嫌。高宗憑一夕之夢。卽倚說以重任而不疑。何也。堯非不知舜。方且觀其刑于二女。而又歷試以諸難之事。以堯觀之。高宗似失之過略。以高宗觀之。堯似失之過詳。此兩事當以孔門二子觀之。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顏淵復請問其目。曾子以一唯悟道。如高宗之以一夢信說。顏子以問目求仁。如堯之以歷試舉舜。二者本無二體。夏葛冬裘。各宜其時。堯之舉舜。顏之問目。可謂詳審。曾子之唯。高宗之夢。可謂直捷。蓋舜四岳所舉。說高宗自得之。顏子問仁。曾子則夫子自告之。其理不可不深思也。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信而後諫。雖人臣事君之常。高宗望說之久。一旦得之。其渴求傅說教誨之心如何哉。如舜命禹曰。臣哉鄰哉。一朝不可忘也。又云朝夕者。工夫相接續。不可頃刻間斷。學而時習之意也。高宗見道明。故知

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三句皆資說之意而一句切於一句。金不就礪則其鋒不利矣。金無作礪之資。其害至於不利而止。巨川在前非舟楫其可渡乎。巨川無舟楫之資。其害亦至於不渡而止。大旱既迫。羣心屬望。以爲有秋之獲者。惟霖雨之作。霖雨不作。則苗將槁且無食矣。金之不利。至川之不渡。又至於大旱之不可救。高宗望說之彌切也。大抵出於勉彊與發於至誠者固不同也。勉彊而爲。初若有力。意解而怠。故以漸而緩。至誠所發。稱其念而用其力。得其味而進其工。始若淺而終則深。馴而致之。此聖人自然之工夫也。

啓乃心沃朕心。

謂傅說當開啓其心以澆濯我之心。沃之爲言。有沃教之意。想傅說一言。高宗神受心領。如水之沃熱。

高宗未言之時。羣臣之望之者亦然也。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大臣之進言。始開陳其略。中則漸引其君以當道。而後進苦口之言於終。進諫之序也。不然。是未信而諫也。高宗慮說守進諫之常。未肯盡吐。故使之卽陳逆耳難聽之言。言不逆耳。則過不能明。猶藥不瞑眩。疾不愈也。學者爲學亦然。能容難受之言。斯能去難除之病。其求諫之心又切於前數語矣。

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高宗恭默思道。已造明哲之地矣。而其自處乃若暗而無所見者。譬如跣足之人。苟不視地。卽爲物所傷。倚說爲目。一時不可無也。蓋高宗恐說視己爲成德之人。高宗雖已成德。無說以扶持之。則未免有自虧之病。其望說又切於前矣。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至此。又命說。汝不可獨盡忠諫而已。又當率爾僚屬。同心協力。以正救其君。庶幾使我能率先王。能迪高后。以安康天下之民。其望說又切於前矣。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高宗謂恭默思道。而夢帝賚予。果得之於旁求。遂得以伸望諫之誠。亦一時會遇之美。終云者。望說有以成之。汝當敬我所以望汝之意。則庶乎其有終。高宗眷望傅說。至篇終總而告之。其懇切又如此。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傅說以匹夫一旦居相位。高宗責望如此。羣臣必且聳觀。以爲有奇謀祕計新人耳目之論。而高宗蓋已用工。所欲聞者實論耳。從諫之說。雖若常談。乃實論也。然人臣進言。貴於濟其君所不及。高宗諄諄納誨之命。說復以從諫告之。如文帝之朝言恭儉。武帝之朝言征伐。豈所謂濟其不及乎。蓋容納君德之至大。憂其不足。不憂其有餘。惟恐高宗之虛言。說必欲挽而至於舜舍己從人。禹拜昌言之地。如學者受益。已有益矣。復受人之益而不倦。何惡於過哉。高宗根本之善。在於納誨。既從其本根而告之。又

借物理以開悟之。使其不忘於根本之地。朝夕培養而日厚也。

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高宗以納誨責之於說。說陳反己之理。謂吾君切於求諫。但患吾君不至聖人之地耳。若克至聖人之地。雖不命之以諫。誰敢不祗順吾君之命以諫諍乎。蓋主聖則臣必直。能爲江海。何憂百川之不歸。此乃充高宗受諫之量使廣大耳。高宗本欲責之於臣。傅說乃使求之於己。學者當以此意觀之。

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

高宗初得說。說初見高宗。故上篇所言。姑及大略。至是。總百官。已任相位矣。乃進而詳及爲君立政之道。

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自本原而言之也。夫明王奉順天道。以立邦國都邑。上則有后王君公以統其下。下則有公卿大夫師長以承其上。夫豈徒畀人君以安逸之具哉。正欲人君不恃一己之尊。常憂勤以治民耳。後世不知其意。徒見后王君公以下。無非仰承一人。而一人可以安然而無事。自逸自豫。何所不可。則天佑下民。立之君師者。果安在哉。自一人以下。以次而至大夫師長。相與共任亂民之責。此爲君之綱目也。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言治民之綱目也。謂高宗欲治民。當法天之聰明。天之聰明至公無私。高宗恭默思道。已造明哲之地矣。明哲者。卽天之聰明也。一理流通。天與聖人本無間。高宗之明哲。本足以作則。若不必憲天也。蓋明哲之在高宗。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引之而深。積之而明。憲天聰明。非自外求。不過從其固有者擴而充之耳。傅說此言。正欲充高宗之明哲。使之廣大無窮也。高宗當於憲字用工。君旣憲天。則與天一也。爲臣者安得不敬順。爲民者安得不從治。端本澄源。蓋出於一人之時憲也。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言憲天聰明之條目也。夫言之形於口。其初不離毫末。或過。則羞辱彌滿。散布不可收拾。原其所自。皆出於口。故於未發之前。當思其可以起羞。必罔有逸言。言滿天下無口過。可也。甲胄者。備禦之具也。備禦嚴而無隙之可投。則姦宄不生。戎兵不起。如人身被甲胄周覆。然後鋒刃不可入。故於甲胄當思起戎之患也。此出於己者。戒其失之在人也。章服者。賞人之大權也。赤烏衮冕。所以錫予。予而不當。悔則無及。故必於在笥之時謹其用也。征討者。罰人之大權也。興師動衆加人之境。苟不審其罪。則彼將有辭。惟干戈省厥躬。言不可輕用也。此戒其在人者不可不察。諸己也。上二事人加諸我者。不可不防。下二事。我加諸人者。不可不省。四者皆聰明之發用也。王誠戒是。信王之能用其明矣。如日月在天。無所不照。若顯之照而幽之或遺。何足爲日月之明。老氏之談聰明。多於虛空言之。但云吾心湛然而已。聖人之論聰明。皆求之於實。如口。如甲胄衣裳干戈。皆事爲之粗也。天下之理。本無精粗。粗者不蔽。而精

者洞然矣。知羞知戒於未起之前。知衣裳知干戈於在笥省躬之日。非聰明之大者乎。所謂能用其明也。自是推而廣之於數者之外。信其無一之不美矣。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國家之興亡治亂。繫於羣臣。官人爵人之際。不可不戒。官或及於私昵。爵或及於惡德。是出於私意也。出私意。則非憲天聰明矣。夫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則官與爵本天之所有。豈人君得而私之哉。既不可私。則當於賢者能者與之。官不自我而自天。則當於能也固宜。爵不自我而自天。則當於賢也亦宜。官爵既當賢能。則其爲憲天聰明也大矣。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善者。事之理也。非明善擇善之謂也。作事固欲從善。必得時措之宜。則善爲有用。否則雖善何補。如貢之法非不善。在夏之時則善。周用之。則非所宜矣。故凡舉事當從時。以合夫聖人時中之道。此憲天聰明之用也。善者。理也。時者。機也。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口與甲胄。衣裳與干戈。各有以戒之矣。官爵當於賢能矣。舉動又有得於慮善及時之義矣。皆憲天聰明之效也。此之善乃天之善。此之功乃天之功。苟有之矜之。則私己之心重。非所謂憲天矣。烏得而不喪之乎。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夫一日二日萬幾。若事事物物欲其有備。當無心而順行乎事物之理。則有該通之道。苟欲取辦於一人之智術。則一人智術能幾備左則失右。備前則失後矣。惟憲天聰明。則自然之理順。隨事而處事。所以有備無患。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人臣於君。尊之如天。仰之如神。尊卑分定。安有敢侮之理。用人非其道。謂之啓寵。招權納寵之門既啓。則朝廷之勢不尊。其納侮也固宜。過不可恥也。恥過。則非自此作。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坦然明白。何恥之有。苟恥而文之。則其過愈多。諱之於己。是增一過也。歸之於人。亦增一過也。過愈轉而多矣。無恥過作非。不使過心相續也。恥。則過與非相續而不已。當持敬心以默檢之。蓋敬則憲天聰明而無閒矣。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居。止也。爲人君止於仁。爲人父止於慈也。謂之居者。不出本位。於其所當止。出之。則政事雜而不醇矣。蓋出位而爲政事。乃私意也。私則非憲天矣。惟政事於其所居而出。則無駁雜之病。此憲天聰明之效也。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高宗篤於奉親。孝心之至。不能自已。故典祀豐昵。皆持心之厚。觀過可以知仁者也。高宗之過。乃過於厚。天下之理。不及固不可。過厚之事若無害。然其實亦不可。天秩有禮。不可增加。豈容過厚。傅說所以就其過而正救之。在高宗有細微之過。在傅說有精微之論。蓋天之聰明。乃至公無私之理。祭祀之黷。私於其親。非所謂敬。則公理不存。而我與天有閒矣。何則。祭者、禮所自出。祭之黷。則反褻而至於煩亂。既非憲天聰明。豈可以事神也哉。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高宗聞傅說之言。自知其失。心領神受。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自不覺而曰。旨哉。得味之辭也。乃言可佩服而行。使爾不良其言。則我何由有所聞而見於行。觀高宗此言。則嗜言而其用力可知矣。旨其前而將嗜其後也。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高宗聞諫。心領神受。正傅說正君定國之時。襟量淺狹者。必將自喜其言之售。欣豔稱贊。不知手舞足蹈。謂堯舜之君不過如此。君樂於稱贊。亦謂天下事若此足矣。說非特不稱贊之。方且謂知之爲易。行之爲難。君不可以爲既已知之。能事畢矣。尙有無窮之工夫。其氣甚平。其言甚徐。王果能信行。不以爲難。則方信王能合成湯之德。期以至難之地。待高宗豈淺淺哉。至此而說不言。乃說之過。今之不行。則過在王矣。責望至此。高宗豈可以旨說之言而遽止邪。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三

說命下第十四　　商書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惟訓于朕志

此篇傅說告高宗以聖學之工夫也高宗恭默思道夢賚審象及得傅說爰立作相朝夕納誨望其成就之意切矣說之所以告高宗者有次第首見告之以從諫總百官之後告以治道大體自明王奉若天道以下各有條目高宗嘆其言曰旨哉蓋得其味以爲天下之理無以加於此矣旨哉有適鑿之意說見高宗領略之易恐其行之不力故言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然後高宗慊然若有所失知旨哉之外又有無窮之理在踐履之中將講學以求之乃以腹心之言告說云我舊嘗學于甘盤學未及終一旦舍之而遯循其蹤跡而求之至野而問已入于河至河而問已往于亳蹤跡泯滅終不復顯求甘盤之切爲學之心可知矣趨向定于甘盤乃小成也承續之工以至於大成者可不賴傅說之訓于朕志乎大抵人之爲學未知味之時而失其師視之若輕既知味之後而失其師則如中流之失楫方飢而奪之食方渴而奪之飲高宗之望於傅說所以甚急也自甘盤言之何爲於高宗之學未成而棄去此甘盤之所以爲深挽高宗於有成也使甘盤常在左右則高宗之心有所倚不復有進步之機惟翻然引去高宗皇皇則其進步乃有過人數十等者故周公留召公獨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不曰傅說者

蓋發源開端皆甘盤也。

若作酒醴爾惟麴蘗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高宗求說之訓。又設譬以開諭之。醴之未成。米水而已。必得麴蘗而後爲醴。羹之未和。牲牢而已。必得鹽梅而後爲羹。人之一身。百理備具。親近善人。則氣質日趨於善。苟無人以成就之。不過天地間一物耳。

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學問之道。相需而成。有高宗之質。而無傅說之教。固不可。有傅說之言。而無高宗之聽。亦不可。如師弟子之間。師有成就學者之心。學者有承受教誨之質。故謂之交修。言教者與學者互相發明。誠意相接也。高宗謂我期汝以交修之道。汝不可以我弗類之故而棄我。爾之訓予惟克行也。高宗之意。蓋舉說前言王忱不艱惟說不言有厥咎之意以感發之。說前日恐高宗不能行爾。今高宗謂我能行爾訓。汝而不言。則汝之咎也。交修亦有交徧之意。使說左右前後輔翼之義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始也。傅說恐高宗領略之易而行之不力。高宗既已經歷。欲下無窮之工夫。傅說於是以聖學無窮之理告之。夫人君之求多聞。非徒以助言辭爲觀美而已。立天下之大經。彌綸天下之大化。而至於贊天地之化育。所謂建事也。則學問本爲實用。時惟者。決然之理也。學之於古人之訓。乃有所獲。有獲者。求

其實而可用者也。人之自恃而不知學古者。必謂前言往行古人陳迹耳。以兩端推之。性理之論。古人言之精微。而非淺近之說。學性理者。捨古訓則無所得。政事之論。古人言之明備。而非迂闊之辭。學政事者。捨古訓則無所得。事不師古。欲求長世。非說之所聞也。蓋學問之淵源不可臆說。其辭之嚴深。見古之不可不學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敷陳爲學之本末源流也。遜志者。爲學之初。必先虛心下氣。方可以受天下之善志。不遜則與爲學之工夫相背矣。自古聖賢爲學。無不自遜志而入。孟子言堯舜之道孝弟。卽遜志之形容也。學者居父兄之側。心必虛。氣必下。洒埽應對之間。無一毫傲慢之心。徐行後長謂之弟。所以去道甚近。故爲學當辨其心之升降。此心一升。則必高傲。必滿假。而其心已實矣。自其心之升。則去榮紆之路爲不遠。此心一降。則必卑遜。必退抑。而此心始虛矣。自其心之降。則去堯舜之路爲不遠。然所謂降心者。非放下之謂。謙沖和易。學者用力。則自見矣。既能遜志。又必孜孜不怠。以充養而擴大之。時敏之務者。乃學而時習之之意。人之爲學。自朝至夕。出入起居。夢覺動靜。無非天命之流行。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苟一時不修。則天命不流行矣。私心間斷。安能時敏哉。既遜志又時敏。己之所修。進進日益。如井之泉。愈汲愈來。循至日日新又日新之地。理之自然來者。源源自生之意也。

尤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遜志時敏。知此理者多。持此念者少。信能念此。如念茲在茲。則知所用力。然後道聚於其身。學者讀聖賢之書。聞師友之教。豈不欲從事。惟不能篤行。所以乍出入乍信疑。苟信之篤。無一毫僞心。則所謂允懷也。而道積於其躬矣。夫道固有之理也。非自外來。本未嘗散。何以謂之積。況是理浩蕩無窮無極。非可以一二而積也。是心長存。無有閒斷。則道自然參會貫通。聚而不散耳。行之不著。習之不察。則道自道。我自我。視道遠而非近。散而非積。行著習察。則人能洪道。我所自有者。日積一日矣。故今日見其淺。他日見其深。今日見其晦。他日見其明。非道有淺深晦明之間。造道之序也。欲識積厥躬之義者。當以此意求之。

惟斆學半。

此交修之義也。大抵教人與受教者其功各半。師舉一隅。學者當以三隅自反。師告諸往。學者當以來者自悟。聖人之教人。引而不發。上一半固賴提指之助。下一半必自用工可也。自古聖賢著書垂謨。載之方册。其教止及於半。其工夫之半。學者必自加講求之功。故離羣索居。固有孤陋之害。處師友之間。朝夕漸磨。亦有倚仗之害。蓋全倚師友。不自用工。其害愈大。甘盤所以去之。說之言及此。亦恐高宗全倚之也。

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典、常也。謂當使心長在學內。毋使心在學外。大抵爲學不可謀利計功。當一意向學。造次必於是。顛沛

必於是斯謂之純苟謂今日所修幾何明日所修幾何安能至罔覺之地惟一意於學不計德之修而其修不自覺夫德修罔覺已幾於大而化之之謂聖矣復使之監于先王者蓋至公無私之理雖聖人不可有一毫自恃之心也學者所以學是理也先王本不能違是理則後人其可以違先王乎故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爲學之工已極其至於是時復監于先王乃始可以無過乎自遜志至罔覺爲學之道本末備具德盛仁熟取之左右逢其原縱橫運用自我作古可也殊不知始終爲學之工夫既深既至造其成矣苟以先王爲不必監則是心之滿前之工夫悉不足據一身之中無非愆也傳說論學而以監先王終之所以舉其終身之所用力而得之者置於若無之地而學問之道備矣無愆德之至難也舜德可謂盛矣皐陶止曰帝德罔愆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廣求賢人布高宗德意於天下也謂高宗果能用工如上所陳說用能敬承上意求賢以共治蓋心既正然後四體可舉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高宗能爲前此事業則天下共仰其德此高宗之能事也高宗乃謂皆傳說風化之所及我無與焉以此見高宗已得傳說遜志之道矣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有手足方可以成人。有良臣方可以成聖。高宗頃刻不能忘傅說矣。

嘗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尙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伊尹在成湯之時。居保衡之職。與起我先王。而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至曰。我不能使君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辱莫大焉。而一夫不獲。其所則引咎歸己。以爲我之罪。兩負君民之責。其心至誠廣大。遂能輔佐我成湯。至於與天無間。所謂至誠贊天地之化育也。夫伊尹之用心如此。爾傅說當明白一心以事我。無使伊尹專美於有商之家。方高宗未聞行之惟艱之言。見天下之理若盡於此。說於是時。深恐高宗自止。及旣聞之。乃見天下之理無窮。高宗於是時。反恐傅說自止。而望之以伊尹之事。前見傅說告之之深。此見高宗求之之切。君臣相與於無窮之理。交修之至也。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

高宗言。我爲萬民之主。非得賢者。何以治天下。深知不可無賢。自揆德薄。何以致之。然我固不足以致賢。而賢非后亦不能食。蓋食土之毛莫非王臣。今凡食土之毛而爲我之臣者。尙有君臣之義。我雖德薄。無以致汝。汝亦繫吾食土之賢者。若尙思君臣之義。思食土之毛之意。庶幾皆來輔我。言君臣相須之意愈切矣。

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高宗用力如此及成湯而安民有餘矣而高宗兢兢然惟恐未能又以望之傅說此其不能自已期說以交修之義卒相與而至於無終窮也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既已進德尙發交修無窮之說其造理極矣傅說於此無復可言者但曰對揚天子之休命而已

高宗肜日第十五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高宗肜日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災異有二天必待君之過形見暴露然後出災異以警懼之此無道之君與天地隔絕不通飛潛動植皆失其宜如是者災異之應常遲賢君至誠與天地合爲一體情性之差少有過失災異立應如是者災異之應常速高宗祭成湯而有飛雉升鼎耳而雊以高宗之爲君豈其有異蓋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精神與天地相通久矣又繼之以憲天之功德與天合故於祭祀之間略有過厚飛雉隨而應之此雖高宗近厚之過過於厚亦過也傅說中篇言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已知高宗之偏在此旨哉惟艱領略警省之次第深矣而此心終難除於肜祭之間復有過厚之意人之氣質偏於厚處最爲難變乃知行之果爲艱也肜祭者祭之明日又祭在殷曰肜在周曰繹所以祭之明日又祭者古人祭祀誠意純一雖祭罷之後誠意猶不散故於明日又祭又以祭祀養我之誠意如采

蘩詩言僮僮祁祁。祭祀時。誠意固如此。至於歸時。又且舒徐和緩。正此之謂。若常人乍作乍輟。何足對越天地哉。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祖己欲諫。故先言古先格王。或遇災異。不敢他求。止於一身之中正其所行之事。所謂乃訓于王者。蓋祖己先大綱自說古先格王遇災異省厥躬之意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義、理也。謂天監視下民。其所主自有常理。至公而無私。厚薄高下善惡皆合其宜。卽常理也。理無偏全。氣有厚薄。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安有一人之不同此理者。大哉乾元。品物流形。無非純粹至善之端。初無所謂夭也。而受其氣者有不同。故或永或不永。非天夭之也。民於中間自絕其天命耳。民有不若德者。是不受命也。所謂不受命戕賊其情者也。及天以罪戾降于其身。又不能順而安之。小人窮斯濫也。不知天既孚命正厥德矣。既字最當看。言民雖不聽罪。天既有定命。無毫釐之差矣。乃曰其如我何。祖己言之而復嘆。乃指高宗而告之曰。王所主者。止有敬民。君職所主。在於此耳。司字下得有力。司者。存之謂也。天下之民。無非天之胤嗣。不可有一毫私心間之於其中而分其疎遠。天下之理。所以立天下之宜。人君順其理。稱其宜。於大公之中。司民之際。知天胤之均一。典祀而可以豐於昵乎。苟有所豐。

則此心私矣。此篇爲雉雊而作進戒之言。不及災異。獨指大公之道以示之。蓋高宗天資聰明。非如昏昧之君。必於其過而提之。大公之道既明。高宗已省知其胸中有不合理者矣。此古人之善正君者。後人謂祖己諷諫。不敢直言。不知高宗乃從諫之君。而祖己與高宗皆已嘗用力者也。

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書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西伯戡黎。

文王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紂在上。爲惡日增。文王在下。修德日盛。殷之所以咎周也。黎之地近王畿。而輔紂爲惡者。武王不得已而戡之。祖伊、紂之賢臣。見黎之地既爲周勝。恐懼奔走而告于受。奔走有倉皇之意。當時上下化紂之惡。莫知危亡之至。惟祖伊於醉中獨醒。恐懼而告。西伯非文王。乃武王也。周國於西。是爲西伯。史記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曰。西伯曷爲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爲西伯矣。孔子序書。言始字最有意。言始者。見周人前此之無心也。始咎周者。見商之咎人而不自反也。天下之理不兩大。周日盛。商日危。文王雖三分天下有其二。然天命未絕。周無伐商之心。今天命已絕。周人不容不乘黎。商人始知周必伐商。是以始咎周。以此見周於未乘黎之前。文王武王事君之心如此。可見周之至德矣。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天子者。驚懼之情。呼君而告之也。天既訖絕我殷家之命。殷之賢臣。自言天命之已訖。則周之受命決矣。格人與元龜皆罔敢知吉。商之格人。非獨祖伊。微子之徒皆是也。自古觀興衰皆參之以卜。格人與元龜並言者。乃有道之士。至誠如神。如元龜之先知也。成湯德澤在人。神靈在天。於後人未嘗無相助之心。惟紂驕淫荒戲。用以自絕其天命。自云者天無心。周亦無心也。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今我民兄弟妻子離散。無一飯之安。其情之搖可知矣。又天性迷亂。不自虞度。不遵上之典法。民至於此。莫知有君也。雖然民之棄商耳。何以知天之棄商。民棄之。卽天棄之也。天亦何心於棄商。故天棄我曰故者。天實有所因矣。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祖伊言之至此。有恐傷窘窮之態。時日曷喪之謂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祖伊之言切矣。紂反自嘆息。我生豈不有命在天。天命方歸之時。聖人猶曰命靡常。而不敢有也。天命已訖之後。紂乃曰有命在天乎。此興亡之道也。亡國之君。禍患已至目前。猶不自悟。西伯既戡黎。紂方謂我生不有命在天。眞不知命者也。此言之出。其沈湎之甚可知矣。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祖伊奔告。猶冀其可以急救也。紂之緩如此。反而嘆曰。乃罪多參在上。言不可掩也。乃何以能責命于天。大抵責命于天。惟與天同德者爲可耳。大人與天地合其德。然後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孔子温良恭儉讓。然後敢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康人其如予何。夫大人與孔子之責命於天。其德蓋與天相似。今紂罪參于上。乃敢責命。何不思之甚邪。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商之亡在即矣。指紂朝夕所爲之功而言之。無非喪亡之事業也。人共起而誅戮爾邦矣。祖伊言之至此。雖痛哭何可已也。商家覆亡。指日可待。固非祖伊之言所能救。然當時賢人如王子微子、箕子、膠鬲可以輔相。又賢聖之君六七作。其基業日深矣。紂於此有能輔而之善。則前日不敢知吉之格人。今將以吉而許。前日不相之先王。今將陰騭而默佑。前日棄我之天。今將昭監而眷顧。周德雖盛。以服事殷。又何求也。一篇大意。當於商始咎周求之。如孔子序書。言始咎二字。固所以形容周之盛德。不得不如此。若商臣於周。所謂不共戴天之讎。何祖伊之辭無一言及於文武。謂祖伊方責之君。不可以責人而反曰之際。亦無咎周之辭。何也。周將勝商。而商人無咎周之言。周之至德與所以由乎大公之理者。可想而知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四

商書

微子第十七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微子。

此書之作。深悼宗國之將亡。而有志士仁人之意也。大抵治亂之分。觀賢人君子議論之所在。天下有道。相與謀議於朝。以輔翼其君。天下無道。相與私議於家。而各盡致身之道。非得已也。使微子與父師少師在唐虞時。必與稷契皐陶都俞於朝廷。在成湯時。必與伊尹仲虺陳告於君前。不幸遇紂。諫之不聽。進不可也。不諫不能。退不可也。進退不可。不得已謀各行其志。以不拂其節。聖賢處心至此。則紂之時可見。孔子曰。商有三仁焉。三仁之意。卽此一篇可見矣。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自此而下。皆微子憂商之亡。而議論其所以敗德之故。讀此書者。不可以忿嫉觀之。當深體其憂惻之心。則一篇之中無非憂惻之辭。乃三仁發言之本心也。其者。疑而未定之辭。或者。疑而非斷之辭。曰其弗或亂正者。商家亂亡之證。已昭昭不可掩矣。安得尙謂之其且或乎。蓋紂之不能治正四方。固已決然。微子望其君悔過之切。冀其一旦豁然開明。能治天下。故不敢斷然爲已定之辭。謂其果不能治四方也。

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我祖成湯之爲君。致其功烈。陳于上世。昭然可考。今乃沈湎于酒。酒之亂德。自然亂敗而不知。夫沈湎本紂所自爲。今徵子以君爲心。以國爲體。雖紂之沈湎。如我之沈湎同。其設心若是。想紂之爲過。其心焦然不寧。恨弭其過之不早也。敗于下。與陳于上爲對。祖宗之功。參列在上。紂沈酗于酒。敗厥德于下。可謂忝厥祖矣。微子深歎之辭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

夫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爲之法度以防閑之。則邪心不萌。如隄以防水。則無泛溢之患。苟無所維持。則貪冒無厭。爭鬬無已。水決而橫流。不可禁止矣。今商之民。無小無大。皆爲草竊姦宄。而且好之。足見其心之無所畏忌。而紀綱法度之盡廢也。

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

草竊姦宄。小大猶好之。卿士師師非度。習以成俗。亦其宜也。非度、不合法度之事也。唐虞之朝。非不師師。乃師師而爲善。善之所在。何惡於師師。惡之所在。乃師師相勉。是爲惡之力方進也。如見人宮室華麗。從而師其華麗之類。是師師其非度。而相則效以爲惡也。君臣上下。同惡相濟。見惡人皆其臭味。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有罪之人。反覆匿之。使執法者不得以伸其法。是以不可恆得。蓋犯罪者皆有所倚也。倚人君爲惡。可以避罪。倚權臣爲惡。可以避罪。倚貴戚爲惡。可以避罪。雖有三尺。將奚攸用。亂世

之象明矣。

小民方興。相爲敵讎。

亦亂世之證也。君者。能羣之謂也。君能羣。則天下之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親睦之不暇。何敵讎之有。君不能羣。則民至於大陵小彊陵弱。爭鬬侵奪。方且興起以樂之。所以促天下於淪亡也。夫草竊姦宄而至於好非度而至於師師。辜罪而至於不可常獲。敵讎而至於方興。而爲之本原盡出於紂一人之沈湎而敗厥德。是以臣下化之紛紛而不可遏。可不戒哉。

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

商之喪亡無日。國家宗社泛然而無所止也。詩刺幽王。滭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微子痛悼傷愍商室之亡。其情如詩人無聊之態。言之至此。可勝嘆哉。

殷遂喪越至于今。

微子深嘆商業之大。至此遂喪。代紂而寒心也。是時也。孟津之會未成。牧野之陣未布。何以知商之遂喪。蓋微子賢聖之見。以紂傲然酒池肉林之間。雖擁如林之衆。知其理之必亡。憂慮之切也。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

再言之。心憂而言複也。微子無聊之甚。愁悶憂困。謂我今如狂疾之人。無所復知。吾之在家。見紂所爲。言之不聽。不忍坐視。如耆耄之人。無所致力。欲逃于野。使耳不聞。目不見爾。一身若無所措。至此已無

可奈何矣。

今爾無指告予顚隮若之何其。

爾父師少師。乃無一言教我。指示以理之所長。使我得爲謀身之計。商家萬一顚隕隮墜。將如之何。倀徨之辭也。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微子與二人對語。獨父師言者。賓主相對之言也。王子云者。微子、帝乙之長子也。沈酗者。紂與上下自墜於昏迷之地。所謂自絕也。豈天之爲哉。乃以爲天毒降災者。箕子忠厚愛君之心也。蓋沈湎于酒。雖紂自爲之。而箕子不敢指絕其君。歸之於天。尙期紂之悔悟也。可謂忠厚之至矣。紂之歸咎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則爲長惡不悛之心。箕子謂天毒降災。則無害其爲愛君之心。歸咎於天雖同。而其所處則異也。

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

亂亡之證。莫切於天下之越名犯分。而其終至於無君父。況於耆長舊有位之士。其咈而不顧必矣。其弊皆起於畏心之不存。始之無所畏。終至於無所或畏。雖有當畏者。亦不畏也。語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此心一畏。則天命大人聖言無所不畏矣。此心不畏。何有於天命大人聖言乎。以紂觀之。沈湎于上。小大爲姦宄之好。卿士有非度之師。小民爲敵讎之興。略無一毫畏心。其咈耆長與舊有位之

人固宜箕子代紂塞心之辭也。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古之至嚴者莫嚴於宗廟犧牷牲用所以寓敬神之意至嚴之中尤當敬重而不可少犯也今商民乃敢竊食之各相容隱謂其無災則當時之紀綱法度一切埽地可知矣此舉其大者言之也。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

惟皇上帝昭然在上監觀商民非不明也商民方且相與朝夕用工者惟結怨是尚聚斂是務多召敵讎讎斂之行敵讎之召勇於爲之而無怠倦之意大抵善惡皆有不足之理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召敵讎不怠凶人之不足也紂爲惡之不息特其機之不轉耳使紂能反而爲善則兢兢爲堯舜孜孜爲禹亦前日爲惡不息之力耳。

罪合于一多脩罔詔。

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爲一是以天下之多脩無所詔告多脩者困窮之民也君爲不善猶可詔其左右之大臣大臣爲不善猶可詔其僚屬之大夫上下俱爲惡如出一人矣脩雖多何自而詔告也雖然君者天下之源也紂濁其源臣下安得清其流乎罪合于一倡之者紂也。

商今其有災我與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

此箕子不欲去紂與國存亡之意也志士仁人之心於此見矣謂商今其將有災乎我當與而受其敗

亡之禍。若商果淪亡。我終身決不爲人之臣僕矣。然商家不可絕祀。告微子。若出乃合於道。庶商家有奉祀之人也。

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顚隮。

箕子謂我舊在帝乙之前。嘗言微子可立。紂不能無疑微子之心。是我舊日所言今反爲子之害耳。箕子之意。尙欲彌縫諫紂。回其惡而之善。何以知之。箕子謂我之言所以不行者。有舊云之疑也。微子之言所以亦不行者。亦舊云之刻子也。今王子若逃亡于外。則紂腹心之疑已去。而我之言無所避忌。庶幾可入萬一聽從。亦一機也。若王子弗出。我雖言。紂必不聽。我亦受害。喪亡無日矣。欲微子速去。以盡此拳拳之意也。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自靖。各謀自安之理。無愧於天。無愧於心。無愧於人。自靖之道也。人能反之於心而安。則質之鬼神而無疑。所謂自獻也。微子之去。箕子之奴。比干之死。各反之於心而各得其致身之地。何愧於先王哉。此箕子所以安於不行遯也。此心既安。天地神明之理無外於此。苟此心未盡。指人情以爲安。反之於己。有所違礙乖戾。則欺天地鬼神矣。箕子謂我當以身徇國。與國爲存亡。視微子不同也。此所謂各行其志而孔子皆以爲仁也。要之。比干爲最難。自謀所安。須識此心之正。有一毫之私。則安非所安矣。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惟十有三年春

序言武王十有一年伐殷經文乃言十有三年先儒謂武王觀兵三年非也使紂天命未絕人心未離武王觀兵乃與後世僭亂之人同卽天命已絕人心已離紂自不可一朝居於位豈待三年而後伐哉以一月戊午與中篇言惟戊午王次于河朔觀之可見其同一年之事非序之誤卽經文之誤耳一月者孔子序書深寓春秋之法也春秋十二公惟定公無正蓋以昭公之喪未歸定公未立舊君之天命已終新君之正朔未告故不書此書一月者亦謂當時殷之正朔已絕周之正朔未頒故只云一月又以見孔子於君臣之分毫釐有所必計以正天地之大義也

大會于孟津

大會八百國之諸侯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嗟之一辭武王深見兵爲不祥之具也使武王率八百國諸侯及友邦冢君御事庶士之人爲朝王之行正也乃相率而伐紂豈武王之本心哉甘誓嗟六事之人湯誥嗟爾萬方有衆皆警嘆之意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推本原而言之也萬物無不自天地而生者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故曰萬物父母

也。人爲萬物之最靈者。一元之氣。覆冒。初無厚薄。得之全者爲人。得之偏者爲萬物也。元后又是人之中實有聰明者。亶者誠實也。非靈之外別有所謂聰明不失此靈耳。不過精粹清徹。故爲元后。元后乃民之父母。必思與天地同功。輔相裁成。贊天地之化育也。此雖誓師之辭。乃六經之統攝。百王之標準。學者通此。則六經之義。百王之道。皆可參貫矣。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

推原紂爲惡之本也。惡有所本。而流派則不一矣。紂之惡本於不敬。上不知有天。下豈知有民乎。天雖在上。紂既不敬。謂蒼蒼者。塊然之物耳。則蠢然無知之民。何難於降災。爲惡如是。方且於惡之中日用其力。沈湎冒色。敢行暴虐。敢者。果敢之謂。行之愈力。無所忌憚也。紂之惡。此心不過於私而已。惟其私。故但知七尺之軀外。此皆壅蔽隔塞。所惡者極其惡。及其族而後已。所愛者極其愛。及其世而後已。學者欲知仁。可於此子細看。大抵公則有節。私則何節。紂全用私心。故喜怒皆到極處。既如此。但知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如賈山言。率七國之衆。以奉始皇一人。猶不足也。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天理滅盡。人所不忍爲者。紂亦爲之矣。故皇天從而震怒。天本無怒。紂之惡極。天之怒亦與之俱極也。

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

祌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遂命我文王。肅將天威以討紂。肅將、敬將也。言天命非敬則不能將。肅將乃見得天威。若毫髮怠惰。便是人欲。非天威矣。紂之惡在於不敬上天。文王之興在於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者。天既以君師之職付之文王。使文王已獲伐紂以除害。是大勳之集也。使文王能化紂使改過。亦大勳之集也。二者皆未遂。所以大勳未集也。遂使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者。觀紂之所爲於商地也。惟受罔有悛改之心。乃夷居。謂安然居處。上不思祖宗之業。下不思天位之重。乃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如人上棟下宇。不復思省。皆夷居也。紂之惡。人皆知之。但其閑日爲夷居者甚多。此乃蹈紂之域而不自知也。紂夷居之中。犧牲粢盛。盡於凶人所盜。亦不思有以治之。天之覆亡可見矣。方曰。吾有民有命。紂之所謂民。不過林林之民。紂之所謂命。不過居人上之命。民與命非不可恃。但紂之所恃乃其虛者耳。是以不知懲其侮慢之過。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申言天所以立君之職分也。天之所以立君師者。兼治教之職。惟其能助上帝寵綏四方而已。言紂之反此也。今我更不問有罪與無罪。我曷敢有越厥志。武王之志。卽天心也。蓋武王與天爲一。非有所利。亦何敢計其有罪與無罪。但恭行天罰而已。若計有罪無罪。便是私心。非本志矣。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度者有計較錙銖之意何也蓋肅將之舉固一順乎天理然天理又非汗漫無考之謂也密察之工乃所以爲天理之不忒故力之同必度其德德之同必度其時措之宜武王至此足以見將天威之肅也蓋事不過公私兩端計較利害者私也稱量德義者公也

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人心本同紂無以一之故億萬人惟億萬心武王有以一之故三千人惟一心也爲君之理繫於人心而已人心之離獨夫也人心之合天子也商紂之罪已滿盈天命誅之若弗順天其罪與紂均矣大抵公之與私天理之與人欲不外於當爲與不當爲之間紂之惡爲其所不當爲所以爲逆天武王既承天命則當爲也若不往伐是不爲其所當爲亦爲逆天罪豈不與紂同乎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尙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此湯所謂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也使武王有一毫愧心必不能對越而爲之矣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見天之與民甚親仲舒所謂天人之際也武王至此言尙庶幾輔我一人聖人臨事之心也永清四海四海本清而紂汚之伐紂四海卽清矣君者四海之源也時哉不可失武王見天已的謂此天時灼不可失正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之時非後世所謂乘機會事功之比也